

記城愁

夏衍劇作集之一



開明書店印行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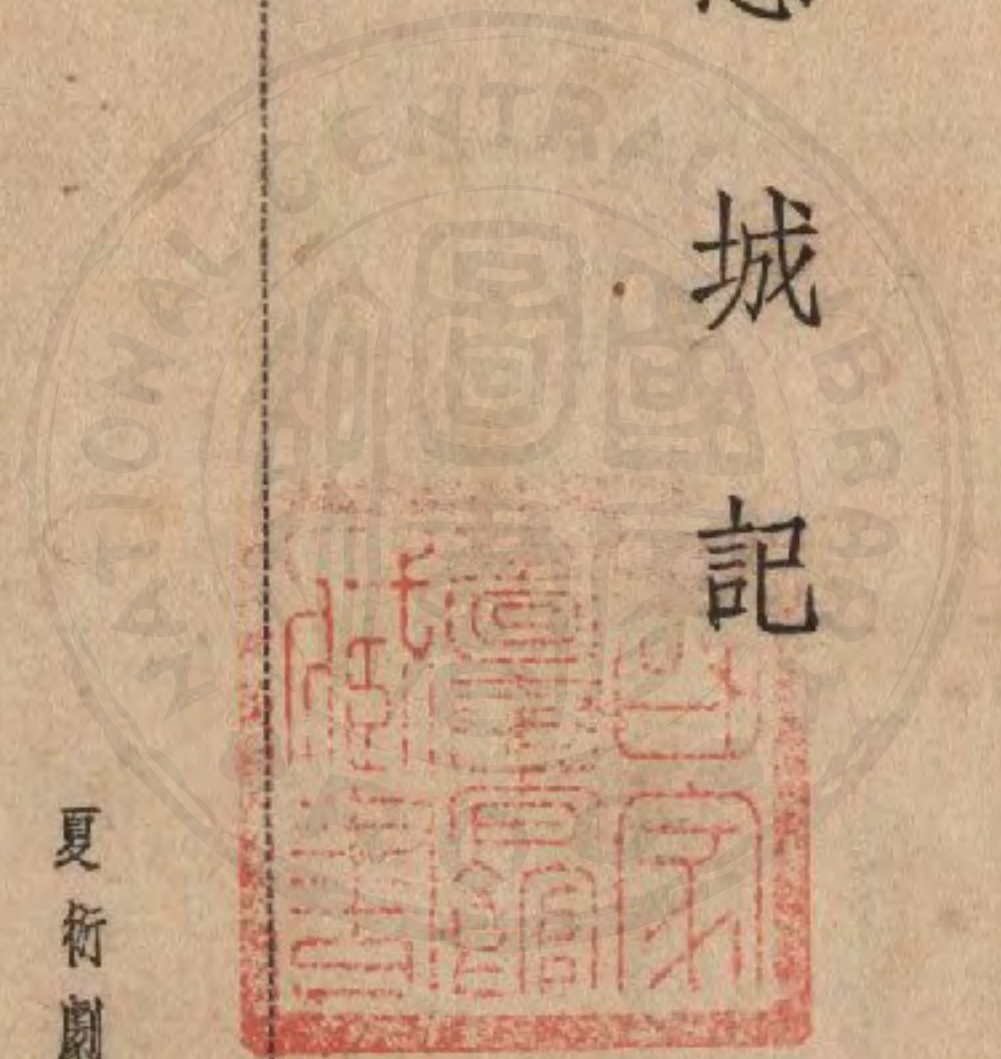
13

愁

城

記

夏衍劇作集之一



愁 城 記

國民三十三年五月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一角

著者

夏

衍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夏衍劇作集：心防（一·二〇） 法西斯細菌（一·五〇）

(55P.)K

愁 D409

一個旅人的獨白

——代序——

三十九年農曆除夕，我離開了滯在幾近三年的桂林。那一天不僅寒冷，而且陰森。北風怒掃着在兩廣一帶萌芽得很早的春草，這突然襲來的寒氣也奪去了正在準備迎春者的輕快和歡欣。到飛機場的時候，彤雲四合，暗到和黃昏一樣，難道真的要下雪了麼？

儘管戰亂損鈍了易感的心，但是離開一處住慣了的地方，總還是一件黯然的事情。戰爭以來，經驗這樣的離別在我也已經不止一次了，我別離過妻兒所在的上海，我也別離過使我至今捲念的羊城，但是第一次別離我抱着振奮與鬥志，第二次別離懷着憤怒與自信，而這一次呢，我帶着的是一種錯綜而又苦痛的心情。

前一天，我向歐陽予倩先生告別的時候，在我的「心防」劇中演過一個角色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個天真的，可是難以置答的疑問：

「你在『心防』中不讓劉浩如離開上海，那你自已爲什麼這樣的離開了桂林？」
我黯然的回答：

「那是因爲逼着劉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敵人和國賊，而現在使我非走不可的，卻是我們直到今天還是誠心誠意地期待着和他們合作的『友人』！」

國家圖書館



002577364

當時心情的黯淡是可以想見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戰友和先輩，有着無數誠樸而熱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來筆路藍縷，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礎的一個文化的堡壘，——我們有一張可以勉強驚鈍，爲國家民族盡一點力量的日報，一個很小規模的印刷所，一個通訊社，一個出版部，兩種有近萬讀者的期刊，和一所預期能在今春開工的紙廠……而這一切，都在一只無形的黑手的威脅下，在應該是一友人的人們嫉視下，儼然地宣告：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爲抗戰服務了！

在削骨的寒風中，我悄悄地離開了桂林。從逐漸爬高的飛機中，我再貪饞地看了一眼已經包藏在暗雲中的山城，「赴難」而來，「逃難」而去，又是一個亡命者了。

這樣，我以一個又經歷了一次戰役的「文化兵」的感覺，到了沒有轟炸，沒有警報，物資上是潤澤，而心靈上是枯燥的地方。三年來的疲憊，突如的逆襲過來，待我舐癒了創傷，平復了疲倦，香港的雨季又到來了，世界正在戰爭的坩鍋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裏焦傷；因與果逆置，黑與白混淆，是與非顛倒，爲着愛，爲着憎，我禁抑不住從心底迸發出來的呼號，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那兒有我們自由呼喊的地方？在綿綿春雨中，我在郊外癡望着一個及時地耕播着的農婦，我感到衝擊，我又陷於無底的憂傷，我已經是一個失卻了土地的農民，儘管生平習慣於勤謹，可是現在，已經是欲耕耘而無地了！

「因爲我要，所以我能」，意志驅散了我的憂傷，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條戰線轉進，三年半的記者生活迫使我懈怠於創作，現在應該是復歸到這一戰線的時候了。

馮沛三年，我祇寫下了三個劇本：在廣州寫了「一年間」，在桂林寫了「心防」和「愁城記」；這三個戲的主題各有不同，而題材差不多全取於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島，和友人們筆下的「愁城」；「爲什麼我執拗地表現着上海？一是爲了我比較熟悉，二是爲了三年以來對於在上海這特殊環境之下堅毅苦鬥的戰友，無法禁抑我對他們戰績與運命表示衷心的感嘆和憂煎。「心防」和「愁城記」，同是在去年春末執筆的，本來的計劃是後者在前，前者在後，但是，以去年三月末日的那一幕醜劇爲中心，上海新聞戲劇界友人們的壯烈戰鬥激動了我，在北歐戰事最劇烈的兩週間，我草率的寫完了「心防」，而「愁城記」則爲着要使之在愁城裏上演，臨時執筆的時候，在構思和佈局又費了絕大的周章。中途擱置者二月，垂成復廢者再三；是年七月，世局如棋，驚濤駭浪，法蘭西帝國的迅速崩潰，與貝當賴伐爾之流的空前無恥的出賣，對於在人類史上曾經有過伏爾泰，有過左拉，有過公社戰士們的有光榮的民族的運命，給與了我以無邊的憤怒與無底的悲愴，我得自承不勝涵養，我忿然地寫了「資產階級無祖國」，和「起來法蘭西的人民」這兩篇短論。事出意外，這兩篇文章對於我主持着的那張小小的報紙招來了絕大的非難，和貝當之流有着血緣親誼的徒輩，對我們開始了卑怯的羅織與攻訐，恐嚇，禁壓，和封鎖，必要的抗辯和處置化費了我這以後的三個月的時間，三國同盟成立，滇緬公路重開，國際上再換了一個局面，我喘了口氣，再把「愁城記」的底稿翻開，時候已是仲冬，上海劇藝社已經把這難產中的劇本作爲預告，而發表在他們的印刷品上了。

在多雨的冬天，我又匆忙的趕完了這劇本的初稿，時間不許我推敲，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

脫稿的下一天，就把這營養不良而又難產了的胎兒寄到上海去了。

現在，我到了海藍山紫，窗明几淨的香港。第一個願念，我想趁這時機，寫下蓄意經年的另一個六幕劇——「中國的黎明」，這本來是「屋簷下」之後就準備着筆的了，八一三的暴風把我捲進了興奮的旋渦，十·二一廣州淪陷失散了我苦心蒐集了的文獻和札記，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記述甲午戰史的小說和筆記，重新又喚起了寫作的衝動，而這一次倉卒的離開，又丟掉了這些在個人看來是心血，在別人看來是草芥的東西，想寫而應該寫的，總還是寫下來吧，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戰勝這艱巨，我把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而正在這時候，上海友人來告，「愁城記」在劇藝社的安排，已經決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

在複雜而又還是不安的心情下，我又把「愁城記」加筆了一下，（我得自白，這祇是加筆而已）我懊喪於寫作當時之輕率，骨格和性格都已經決定了的劇作，要改作是如何困難的一件事啊，第一，我祇若干的糾改了一個事實上是骨幹的人物（李彥雲）的刻劃，在嘲諷和機智的反面，我給了他以表白真情與沈痛的機會，祇有這樣，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於冷酷和輕浮，其次，我堵塞了一個容易使主人公從獨善走向僥倖的缺口，在上海那種情況，在何晉芳之類的擺佈下，一對善良潔白而又不懂得機詐的小兒女，是決無僥倖成功，獲得遺產的可能性的。

相煦相濡，在個人是美德，這是無疑問的，可是，在涸轍中，於人於己，究有些什麼好處？我相信，有的人可以用力量來使涸轍變成江湖，而這些方才感覺到自己已是處身於涸轍的懦弱，相煦相濡之後的運命，不是可以想像的嗎？於是「不若」和「不得不」相忘於激盪的江湖，也許是

這些善良的小兒女們的必然的歸結了，我又遐想到上海，也許在這情境下，從涸轍到江湖，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吧。

正像讀者無法究詰這些小兒女們今後的行踪和運命，作者也不能更多地關注這一類習作的運命了。這算是從「屋簷下」以來的一個小小的終結。除出預想着上海的舞臺以外的困難，而終於曲曲折折地突破了這一難關之外，我如實自供，我沒有任何喜悅與歡欣。

夜尙未央，路還遼遠，但值得自慰的是我們也正還年輕。沒法避開崎嶇，我們就不辭一再的挫敗，不能跨過黑夜，我們爲什麼會怕在黑暗中捱磨？儘管風雨如晦，儘管甚至於聽不到鷄鳴，可是地球在轉，地球在轉，有誰比企圖阻撓這迴轉的人更可憐？有誰比清楚地知道這些人之可憐的更值得自傲！

一九四一·五·十日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美學出版社

昆明：第十四號郵政信箱孟浪先生

上海：南京東路慈淑大樓六三〇號路式導律師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濡以沫，相煦以溼，
不若相忘於江湖。」

「莊子」



時：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四〇年初夏。

地：上海。

人：趙福泉 四十五歲，瘦長身子，鬚髮濃重，但是面色蒼白，似帶病容，扁平的鼻子，口角微微向下，這構成了一種似乎常常對人不滿的表情，不會受過正當的學校教育，但是由於天資不惡，和受過社會磨練，談吐間無法判斷他的教育程度，老式的中國服，白襪黑緞鞋，紮脚的綿綢褲，大袖口短衫，出門的時候，也常在長衫上面罩一件馬褂或馬甲。陰鷲寡言，當然也就精明強幹。

趙太太 三十六歲，在家的時候，是一個以能幹出名的小姐，雖則不會進過學校，但是能寫能算，交際（當然是舊式的）應酬，人情世故，無不熟諳，終於因為太聰明了，所以懷才不遇，在三十歲的那一年，才嫁給當時頗不得意的趙福泉為室。多病而又好勝，逞能而偏客氣，過門以來，六年未曾生子，這是她不願宣揚，而又暗中着急的事情。打扮得清清楚楚，但是她的粧飾，終於和上海混久了的摩登太太們之間，有着相當的距離。五官端正，戴細邊眼鏡。

趙婉 趙福泉的姪女，乳名婉貞，二十一歲，家鄉的教會女中畢業，有基督教徒的清純，而沒有「吃教者」的俗氣，天真而健康，有時候傻憨到像一個未

成年的孩子。獨養女，從幼不會受過磨折，在校時候會被同學們捧做校花，所以有時也不免任性。

林孟平 趙婉戀愛結婚的丈夫，二十四歲，碩長漂亮，未畢業的美專學生，學的是洋畫，但不一定有志於藝術，單純樸實，對於世事不很關心。

何晉芳 五十歲，肥碩矮短，前額略禿，鬚髮已呈花白，但面色紅潤，除出左腿有瘋氣痛之外，壯健不減壯年，西服，抽雪茄，拿手杖，從他的談吐氣派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到過外國，做過官，經過商，發達過，但也不止一次的失敗過，賣老，吹牛，當然相當惡辣。

李彥雲 廿五歲，大學生，現在是離校了，趙婉和林孟平的同鄉好友，現在做些什麼事，他不講，別人也不知道，小個子，不修邊幅。

朱謙成 廿三歲，趙福泉的助手，他是趙老太爺一手帶出來的學徒，現在也居然能在生意上混混了。

趙梅芬 十五歲，趙家遠房的族姪女，以一個難民的資格寄居在趙家的。一家老小，都已經失了消息。

僕 婦 五十歲左右。
其他。

第一幕

上海西區，比較富裕的住宅區，一條弄內住不滿二三十家，近電車，有鬧中取靜的妙，趙福泉的老太爺已經在這裏住了十年，舊式的兩樓兩底，開間相當寬闊，但式樣則是完全老派。

客堂間，正面稍稍帶左，紅木供桌，後面是大軸的山水畫卷，深紅色的名人對聯，供桌上舊式的大自鳴鐘，大理石桌上的小屏風，和一些慈善團體之類贈送的銀鼎等等。供桌前面是大理石桌面的八仙桌，桌上是褪盡了金屬光澤的舊電扇，和必要的陳設一一。

左邊牆上，一排書畫條對。紅木几椅，外側門。

正面略右，是通二樓的門，門後就是樓梯。右邊是對稱的書畫對聯，几椅，右手外側是通廂房的門，門開時可以看見廂房間的陳設。幕間有斷續的飛機聲，弄堂內的人聲賣物聲等。

殘夏溽暑未退；一盆開謝了的美人蕉，表示了季節的色彩。正中，紅木圓桌，稍側，皮製睡椅。

從佈置和色調，可以知道這是一家相當殷實的商人之家，但是主人公愛好風雅並不俗氣。八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左右，微風。晴。

幕啓時，舞臺空虛。少頃，何晉芳粗重的聲音可聞，僕婦陪着晉芳從左側登場。

何（啣着雪茄）嚟，那可怪了，老太爺昨晚上沒回來？

僕 是啊，把一家人都嚇壞了。（放低聲音）昨天大世界門口，不是下了一個炸彈，死了很多人……

何（搶着她的話）唔，你們的老太爺一晚不回家，可有點怪。（很熟悉地在睡椅上坐下來，——他左腿有瘋氣痛，所以起身總是很不方便的——慢慢的摸出手帕來揩了揩汗）老爺啲？

僕 昨晚上到各處去找了一晚，今天一早就出去了。

何 太太也出去了？

僕 不，在家，也許……（走到廂房門邊輕輕地推開門來望了一望）在樓上睡覺，方纔還在跟大小姐談天的。

何 大小姐？

僕 唔，前幾天才來的，堂房的姪小姐……

何 從老家來的？老太太的孫小姐？是不是叫（搔頭作思索狀）叫……婉貞的？

僕 是啊！（對廂房）大小姐！

何 喔，想不到……

婉（有點驚奇地推門出來，望着晉芳，記憶不起來，正要對僕婦問）

何（迎上去，仔細地望了一望，以故意誇張姿勢）啊，了不得，了不得，日子過得真快，小孩子這麼大了！（做着差不多要去抱她的手勢，這反使婉貞忸忸起來）不認識我了？噯！叫我，何伯伯！（放聲大笑）哈哈！（一半是對僕婦）那一年，你們逃難到上海來，記得麼？（做一個手勢）還祇有這麼高，哈哈！我抱了你到笑舞台去看過文明戲，哈哈！

婉（好容易鎮定下來）對不起，還不會請教？……

何（作吃驚貌）啊，還記不起？我，何晉芳，跟你們老太爺可以說是總角之交……

（自語一般的點點頭）那也難怪，小孩子大起來，咱們應該老了。

婉（有禮貌地）對不起，何老伯！

何（重新貪饒地望着她）別客氣，坐下來。唔，長得真漂亮！全像你母親，對啦！一對眼睛像極了！

婉（笑着，轉動着她有特徵的長睫毛的黑眸子）是，爸爸在的時候也老是這麼說。

何（坐下來）唔，（深深地抽了一口雪茄）你爸爸過世的第一年，我正在美國，

（屈指計算）也已經五年了，……

（僕婦開了電扇，倒了茶，下場。）

婉（打破沈默）何老伯，你知道？老爹昨天晚上沒有回來。

何（擡起頭來）是啊，方才張媽這麼說，有什麼消息麼？

婉（搖了搖頭）什麼地方都打聽過了。

何（作憂慮的樣子）換了別人，就不用耽心，可是你們這位老太爺，就是在年青的時候。在外面也是一點一劃，什麼花樣也沒有的，譬如我，有名的老糊塗，就不然了，在外面住夜，反而是常事，……（又是一陣哄笑）哈哈……（做作地望了一望後面）在小孩子面前講講笑話不要緊，給你們嬸嬸……你們叫嬸嬸吧？……聽見了，那就會給她編排一大陣。（看見婉貞面帶憂慮，便也斂了笑容）那麼，應該到紅十字醫院，和別的地方去打聽一下啊，聽說昨天受傷的就有一千多……。

婉 是的，各方面都去問了……

（正在這時候，電話響了，婉貞去接）

婉 喂，趙公館，對的，您找誰？趙太太，是的，在家，請等一等。（走向樓梯邊）嬸嬸，有電話。

（趙太太下樓來，午睡初醒，沒有戴眼鏡，手裏揮着精緻的小芭蕉扇，到門口，看見了有客，很快地縮回去，把領口扣好。）

太 (聲) 有客?

僕 (聲) 何老爺。

太 (出場) 還當是生客吶。(笑着眯着眼仔細地看了一下，——她不戴眼鏡的時候，看人似乎是很費力的) 啊，四爺，什麼風吹來的?(拿起電話) 喂，是的。(語氣很謙恭地) 我是的，您那一位? 唔，謙成麼?(立刻地語調改換了，相當傲慢地) 怎樣? 什麼? 全問過了，沒有。唔，什麼? 仁濟醫院? 也沒有，那麼! 唔……他到那兒去了? 就回來? 知道了。(掛上電話) 爲什麼不寬衣，這樣熱的天氣。

何 早想來看你們了，可是這幾天(指左足) 老毛病又發了，簡直走不得，熬到今天，飛機啊，炸彈啊，家裏也坐不定了，出來一看，想不到，老太爺會……(故作性急) 怎樣? 有什麼消息沒有?

太 (分明是做作的愁容) 您從那兒知道的? 一點兒影蹤也沒有啊，捕房，醫院，連大世界附近一帶的人家，都打聽了……四爺，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以一種差不多要哭的聲調，這當然也是情不由衷的)

何 (安慰地) 不會，不會! (但是也沒有可以安慰的話) 不過，說起來，也真有點兒奇怪，方才正在和婉貞說，……

太 啊，你們還認識麼？（從袋裏取出薄荷錠來擦了擦太陽心，這是她的老習慣）
 何 她不認識我了，可是我這雙老眼睛還沒有花，哈哈……她的那雙眼睛，不是一

看就像你們那位大嫂子麼？（作細視貌）真像。（很快地又轉向趙太太）不過，
 說是這麼說，你們老太爺，說起來，要是真的有了什麼……也可以說是福壽雙
 全了，他，他今年……

太 七十歲。

何 （裝着遺憾之態，但立刻又作笑容）祇差了一點，就是沒有抱到孫官，哈哈……。
 太 （似羞似慍）四爺，您還開玩笑！（隨手指着婉貞）瞧，老太爺好福氣，孫小
 姐已經……

何 對啦，對啦，孫小姐也已經這麼高了。三小姐，我看，你可以給你們這位孫小
 姐留留心，哈哈……您們可以吃喜酒啦。

太 （笑着，打趣似的）多謝您操心，老太爺已經有了孫姑爺了，這次到上海來，
 一半是逃難，一半還是「蜜月旅行」吶。（這個名詞，她還有點拗口）
 何 喔，那倒失禮了，哈，應該補請客啊！

婉 （笑着，不作聲）

何 唔，老太爺應該很高興吧，和他講起你們大房的時候，老頭子老是替你（對婉

貞）就憂，年紀輕輕的沒有了爸爸媽媽，……不騙你，我老是說老頭子惦念大房，是有偏心的。（眨了趙太太一眼）

太（故意講開去）可不是，這一次來了，老太爺高興得什麼似的，有說有笑，可是，偏偏碰出這樣的事情來。姪小姐來了，連好好的請她吃一頓飯，陪她去玩一玩的工夫都沒有，真不巧啊！好在自家人，不會見外的，（又裝着憂慮的表情）四爺，要是真的有三長兩短，這一家……

何（也跟着嚴肅地）但願他吉人天相。……萬一有什麼事，那麼老二也已經不是不能管這一份家產啦。（趙太太又掃了婉貞一眼）

太說是這麼說。……（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向後面）梅芬！梅芬！

梅（從內一邊用大襟擋着手，進來，稚氣未脫）太太……

何誰？

太逃難來的。說起來，還跟我們有一點遠親吶！（吩咐她）問張媽，百合湯燒了沒有？燒飯的走了之後，廚下沒有人，你得幫幫張媽才對啊，別儘躲在後面。

（梅芬點頭下）鄉下出來的人，總是一股蠢相！

婉我看她倒是很聰明的。做事情不上勁，大概是掛念着她的家吧，可憐哪，一家老小全失散了，孤零零的逃出來。

何 喔，那也很可憐。

「張媽端了三碗百合湯上來，分給大家，正要下場時，趙福泉帶着緊張的表情從外面進來。大家目光注視着他。」

太 怎麼了？有消息……

福 （板着面孔，又像惱怒，又像冷淡，進門來之後，略略和晉芳點了點頭，又回轉頭來對隔着半分鐘進來的朱謙成說）愛而近路棧房裏的搬完了沒有？

謙 沒有，雇不到卡車，方才賬房先生說，……

福 （狠狠的）沒有卡車，就不用搬麼？丟了又不是你們的，對麼？用店裏的老虎車去搬，趕快，過一會，老靶子路就會不通了。

謙 （有點為難）可是，這幾天連苦力也雇不到，人手不夠，米又是那麼多。

福 （依舊是迎頭痛擊式的）你嫌它多？

謙 （陪着笑）不是這麼說，因為這幾天店裏生意好，抽不出人，所以……
把店關起來，大家去搬，今天連夜要搬完。

謙 （望望趙太太，表示為難，正要開言時）

福 （用眼睛望他一瞪，謙成祇能搔着頭皮走了）

太 （迎上去）有消息麼？

福（搖頭，脫掉了長衫，坐下來）

何（笑着）老二，我看，你該休息一下了！別把身體弄壞了，大熱天氣。到此刻還沒有消息，（作憂慮狀）看起來，怕是有了什麼問題啦。可是老二，在這兒說了不要緊，像你老太爺這樣的年紀，也——

太（搶上去）那兒話，老太爺清健得很吶，走路的時候，我們追也追不上。
福（微哂不答）

〔婉貞看見福泉頻頻拭汗，便悄悄地到後面去。〕

何（看見婉貞走了，便把椅子拖前一步，對福泉）喂，老二，看來，老頭子是沒有什麼希望了，他經手的賬目，契據，存摺，倒要留心一下才對啊，老頭子在日，因為對你老二有了成見，嘿嘿，所以什麼事情都是一把抓！

太（回頭望了一眼發現婉貞不在，正要發言）

何（已經懂了意思）不是說，婉貞已經配了親麼？

福（不答，眨了他一眼）

何（自言自語的）所以，不論怎樣英雄好漢，不論怎樣剛強，大數到來的時候……
（又像做作，又像自然的爆發）哈哈！誰能料得到大世界前面，會從半空中掉下一顆炸彈來，又誰能料得到老頭兒正在這個時候，經過這個地方……哈哈

哈……（笑聲很快地切斷了，因為正在這個時候，婉貞端了一盆臉水帶着笑進來）

太（很快地站起來）啊呀，你瞧，姪小姐給你端了來了，（對婉貞）這怎麼行吶。沒有服侍客人，倒反而要客人來服侍我們了！（連忙接過來）你坐，這樣熱的天，（自言）張媽真蠢死了，姪小姐自己倒水，也不幫一幫。

婉（笑着）便的，反正閒着。

太（一邊絞着手巾給福泉，一面囁咕地）所以啊，現在的小姐們真能幹，又會講，又通道理，又會做，（回頭來對婉貞）你叔叔舊腦筋，他反對女孩子唸書，說唸了書，就不會管家務事，可是，現在擺在面前……

婉 嬌嬌別這麼說，因為太不懂事了，所以打算到上海來看看，學一點東西……

何（找到講話機會了）唔，上海，在年青人看來，永遠是一個可以學一點東西的

地方，我們年青的時候，還不是一樣，上海來的人講，什麼葉澄衷啦，虞洽卿啦，光個兒到上海來打天下，聽起來，好像上海滿地都是黃金，嘿，那時候聽了這樣的話，鄉下一天也就不住了，向親戚朋友借了盤川，偷偷的跑到上海來，（婉貞聽得很有興趣）那時候還沒有火車，小火輪也很少，（好像自己也耽於回想了）我還記得，那隻「無錫快」開到蘇州河口的時候，啊，那還了得，

大家從船艙裏擠出來，七張八嘴的叫呀喊的，天堂到了！上海真是天堂。……
（猛烈地抽了兩口雪茄）可是，那時候的上海，實在很小，譬如這兒（指着地下）就是一片荒冢，我坐了馬車，到愛凱第去看戲，這一帶還是水牛在耕田！

婉（凝神聽着，好奇地）當真？

何（對趙太太）三小姐，愛凱第，恐怕你也不知道了。

太愛什麼？

何哈哈，果然。那時候，這是滬西最漂亮的地方，就在現在靜安寺路西摩路口那一所洋房。AKD。

婉喔。

何（正要講下去，看見福泉一聲不響地在屈指計算，便用手制止他）你，不用算，不用算，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光緒三十一年春天，對啦，就是那一年，你們老太爺買中了白鴿票……

福（若干不滿地不理晉芳的那一套，回頭來冷冷地問他的妻子）錦隆洋行進的那一筆是三百六十擔吧？

太什麼？錦隆洋行的。（想起了）唔，前天聽爹跟謙成這麼說。

福唔。（站起來，反背着手走）

婉（睜着眼，天真地望着晉芳，期待他講下去）白鴿票？

何 哈哈，瞧，連白鴿票也不懂了，那就是現在的彩票，當時，你們老太爺打中了五百塊大龍洋，嘿，當時的五百塊，數目可不少啊，比起現在來……

太（對於他的那一套有點厭倦，同時也不願意他把這一套歷史講出來，搭訕地）四爺，真的是，有趣極了！（僞笑）人家出了天大的事情，你還閒情逸致的講故事！（又回頭來說給婉貞聽）所以，我們就最歡迎四爺到我們這兒來，他一來，就什麼心事也沒有了。

何（他是懂得趙太太的話的反面的，故意說）唔唔，聽着你說最歡迎我來，好極了！（搖頭擺腦）你們不願意我來的時候，我也要來的，哈哈！（縱聲大笑）

福（踱了兩轉，不耐聽他們的話似的，跑到電話邊，撥電話）喂，鼎豐麼？你是誰？什麼，（大聲地）我是誰都聽不出麼？唔，唔，去搬了，排門上了沒有？上了，唔，你爲什麼不去？管店……什麼？老太爺……（大家注意聽）講響一點，老太爺怎麼？有人說他到火車站去的？誰？聽說，亂講！

【猛然的把電話掛上。

何 老二，我看你不用急，還是商量商量以後的事情，天下沒有不老的父親，你也得看開一點。

太 (顯明的是做作) 可是，假如，假如，真是這樣，那不是連…… (差不多要哭了) 幸虧婉貞小姐來了，要不然……四爺，你得替我們着急啊，去打聽打聽看，還有什麼…… (再用薄荷錠擦額際及太陽心)

何 (坦然) 你們老太爺又不是初到上海來，要是平安，他還會走錯路麼？所以，我看……

婉 (也着急了) 那麼，何老伯，照你說，老爹……

何 (撫慰似的拍拍她的肩) 這叫做生死有命……

太 (也許是薄荷錠的關係吧，總之，她的眼圈是已經紅了) 要是真的有什麼三長兩短，(走向福泉) 也得有個準備啊。……

【正在這個時候，前門銅環叩門聲。

婉 (很快地) 一定是孟平回來了。

【奔出去開門。

何 誰？

太 方才跟你說過了，她們是到這兒來「蜜月旅行」的。

何 (走向福泉) 老二，你要有主意，別以為年紀輕，現在的女學生，對於遺產的承繼——(正要說下去)

太 (上前一步，對晉芳所講有同感而關切) 對了，你得……

婉 (聲) 快說啊！怎麼樣？(進來) 大家都在等吶。

孟 (進來，西服，相當的英俊，向大家恭敬地招呼，見了晉芳，站住) 沒有請教……

何 (將孟平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正要把手伸過去和他握手)

太 (上去) 這位是何晉芳先生，跟你叔叔是同鄉，世交，又是同學。

孟 (握着何的手) 何老伯，我，林孟平。

何 (握手) 唔，(豎起大拇指對婉貞做了個姿勢) 不錯，有眼力！你何老伯雖則不掛牌，可是相識魚龍，將來，你姑爺，一定了不起，(再把大拇指在她面前一舉) 在學校的時候，唸的那一科？

婉 (莞爾而笑) 多謝老伯……他學的是美術。

何 噢，美術家……

太 姑少爺，怎麼啦，有什麼線索沒有？(故作殷勤) 快請坐，這樣熱的天氣，累

你……(把扇子遞給他)

孟 多謝，(向着福泉，報告似的) 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材料，不過，店裏人說，老爹是下午兩點零五分離開的，沒有說到什麼地方，我問了弄堂口的煙紙店，說

彷彿記得，老爹叫了洋車，到愛多亞路去的，那末，我算時間，似乎很有可能了。（婉貞憂慮之態）從鼎豐到愛多亞路，大世界按說是一定要經過的。

太 病院，和別的地方……

孟 是的，全去了，不過現在很亂，有許多地方根本不讓人去尋認，花了很多手續，進去了，可是重傷的多是血肉模糊，因此走了一天也沒有一點結果。（講時婉貞作不忍聽的表情）現在，據捕房說，除出死傷的之外，還有一百多……（遲疑了一下）一百多件零星的肢體，手啊腳啊，和一些零碎的碎片，衣服，都由普善山莊收拾起來，（婉貞忍不住了，無力地坐下來，以手帕掩面而泣）說明天一起埋葬，現在，（發見了他愛妻在哭泣了，轉向她）爲什麼？啜……（如此一來，她感覺得不能不有所表示了，紅着眼眶，走近婉貞去拍着她的肩）

「沈默了一下。」

孟 （繼續下去）現在，我有一位同學，在救護隊工作的，我已經托了他，因爲他有熟人，請他去看一看，有沒有線索可以找到……

太 （愁慘地）姑少爺，你看……

孟 （覺得熱了，把上衣脫下來）是啊，我看，照常理推測，（望了一眼婉貞）似乎希望很少了。（對婉貞）爲什麼？嗯。（不答）我想，我的那位同學，姓李

的，一會兒就會來的，要是有什麼結果的話。（對趙）對不住，我得揩一揩身。（回向廂房去）

太（誇大地）啊，當真，急着聽，把什麼事都忘了，（向廚下）張媽，張媽，給姑少爺打水啊！

婉（站起來）嬌嬌，別客氣，我去。（走向廂房去）

〔梅芬拿了水壺出來，走向廂房去。〕

太（很快地對福泉）爹爹手裏的兩張棧單，你知道……（又顧慮着晉芳）

（冷刺一般的攔住了她）別多管！（又從眉毛下面賤了晉芳一眼）

太（會意了，立刻強笑着，對晉芳）四爺，你瞧，還是這樣的壞脾氣。

何（當然也會意了）這叫做人子之心，遭逢了這樣的事情，當然是沒心緒談別的事情了。（強笑）嘿嘿……（站起來，打算走了）唔，你們很忙，我也不打攪

了，反正不能幫什麼忙。老二！要是真的老頭子不回來，我看，還是後事要緊，嗯，說一句不利市的話，你得節哀才對！

〔拍了拍他的肩膀，拄着手杖。〕

太（明明是虛邀）四爺別走，快吃飯了，在這兒便飯吧，你已經許久……不，不，不客氣（正講時，一舉足，瘋痛立刻發作起來，大驚小怪的）唷唷……

（重新坐下）

太 啊，這怎麼能走吶！梅芬！梅芬！（梅芬匆匆地上）快，快扶一扶何老爺，對啦！當心！

〔梅芬仔細地扶着晉芳站起來。〕

何 唔唔，（扶在她的肩上）好，好，慢慢的！（對趙太太）真討厭，這條腿不聽話。（慢慢的走）再見，老二，你得有主意，今後，你是一家之主，獨當一面了。（福泉聽若無聞，獨自地踱着，晉芳有深意地笑着，走，又仔細地看了看梅芬）唔，倒長得頂不錯，今年幾歲？

梅 （低着頭）十五歲。

〔叩門聲，梅芬忘其所以，奔出去開門，晉芳又險些跌到，吃驚地望着她。〕

太 （趕快上前去扶住了他）瞧，一點兒規矩也不懂的，怎麼樣？

何 不妨，我自個兒可以……

彥 （很快地上場，直率地）對不起，林孟平在家麼？

太 在。您尊姓？

彥 （隨便地把挾在臂下的上衣望椅背上一披）我叫李彥雲，因為剛才孟平托我到普善山莊去打聽一下……。

太 啊，對了，有什麼……

〔大家一時把視線集中在他身上，此時孟平聽見了聲音，和婉貞同時奔出來。〕

孟 怎麼樣，有——

彥 (裝着苦臉，用手在自己鼻子前拂了幾下) 你派了我這個好差使，唧，一個禮拜不要吃飯，看了……

孟 說呀，有什麼可以……

彥 (睜着眼) 我早跟你說，沒有用的，像肉店裏一樣，一簍簍的裝着，手也有，脚也有，大的小的…… (唾了口口沫)……

婉 (不忍聽，把臉避開) 慘哪！

太 (她老是不忘記客氣的) 請坐，李先生，真對不起。

孟 那麼，我看對於這些地方的尋訪，已經沒有希望了，叔叔！

〔正要講下去時。〕

彥 對啦，老林，你令叔的舖子叫什麼？

孟 舖子名字？鼎豐，爲什麼？

彥 (從口袋裏摸出一疊紙類) 從一大堆帽子，皮鞋手提袋裏面，他們揀出了許多可以辨認的東西，我揀了幾張跟商業上有關係的，(翻了一下) 好像有一張是

米店的。

孟 (搶過來) 我看。(停了一下突的面部表情凍住了一般的把一張字招拿出，沈默)
什麼？(大家湊過來看)

〔沈默，突如的——婉貞的——跟着就是趙太太的哭泣的聲音，福泉以一種異常的刺人的眼光，對婉貞注視了一下，再看孟平。〕

彥 (向孟平) 是麼？

(點了點頭)

太 (擡起頭來對李) 這之外，沒有別的東西？

彥 那可不知道，要你們自己去認了。

福 (向孟平彥雲) 這是在普善山莊？

彥 (點頭)

福 (命令似的對妻子) 多講什麼，走。

太 (站起來) 到普善山莊？要不要打電話給殯儀館？(看見福泉已經在穿長衫，便突如想起了似的，從腰間摸出一大串鎖匙，上樓去，邊走邊對梅芬) 梅芬！你在下面坐，不准走開。

〔上樓。〕

孟 (走到他妻子身邊) 婉！別哭了！哭也沒有用。

何 (慢慢地站起來，走到福泉身邊) 老二！有什麼事情要我幫你辦麼？

福 (冷冷地搖頭)

何 (把手按在婉貞髮上) 別哭，別哭，身體要緊……

太 (匆匆地從樓上下來，張媽跟着，把門關上，鎖好了。這時候福泉已經走到門

口了！跟着走，回頭來，婉貞站起來，一邊拭淚，一邊走，吩咐張媽) 不論誰來，別開門，懂麼？(大家陸續下)

孟平跟在他妻子後面，欲下，彥雲一把將他拉住。

彥 孟平，等一下。

孟 (站住了，臺上祇有孟平，彥雲，張媽和梅芬四人了) 什麼？

彥 方才跟你講的話，你仔細想過了沒有？

孟 (意外地) 方才講的？什麼事？

彥 你這人，怎麼的，就是你……今後的工作……

孟 喔，那事情過一天再講吧。

彥 (攔住他) 不，孟平，這是什麼時候，你不能兒女情長……

孟 (有點嫌他迂闊，揮開他的手) 咳，人家有要緊的事，你還——

彥 要緊的事，當然，家裏的事是要緊的，可是我跟你講的事，不更要緊麼？
孟 （回頭來匆匆地）那過天再談吧。（追出，不理會他）
彥 （有點意外）嗨！（搖頭，跟下）

〔舞臺漸暗，梅芬收拾桌上茶杯之類，遠遠的殷殷的砲聲又起，梅芬和張媽面面相覷。〕

——幕——

第二幕

一年之後，一九三八年十月，江南已經有秋意了。場所是第一幕中略略可以看見一角的那間廂房，這是林孟平和他的愛妻趙婉寄居在他叔嬸家的一個房間，裝置可以使觀衆有一個狹長的房間的感覺。左邊是通客室間的門，左後門是收拾得整整齊齊的小鐵床，房間是舊式的房間，但陳設是新式的陳設，這，這是一對小夫妻的「愛的巢」，儘管外面是風風雨雨，而這小天地間還是洋溢着青春和熱愛。舊式的梳妝台，上面披着潔白的桌布，牆上，一二枚從什麼雜誌上剪下來的電影明星的照片之類，正中稍右，窗框，血牙色的縷孔紗帷，前面是小圓桌，和窗框成一鈍角，一排玻璃窗，窗前舊式的小書桌，桌上陳設亦復楚楚有致，總之，這房間給人的印象是簡樸而漂亮，換言之，小道具的活用，掩蓋了大道具的不調和，如此而已。

外面刮着風，已經是下午四點以後了，趙婉一個人在屋子裏，幕啓時，她正收拾着，似乎急急忙忙地趕製着絨頭緹衫，收拾好了之後，自己倒了一杯茶，望一望桌上的小鬧鐘，似乎在等什麼人。

〔和開幕同時，低聲的歌聲可聞，趙婉的動作，若干和她哼着的曲子吻合，最初祇是哼着，漸漸的詞句可聞。〕

婉
(低唱)

Last night the night-in-gale woke me,

Last night when all was still;.....

It sang in the golden moon light,

From out the wood-land sill;.....

I opened window so gently,

I looked on the dreaming dew

and oh, the bird, my darling, was singing of you, of you.....

【正在這個時候，梅芬悄悄的推開房門，挨身進來，立刻把門關好。

(停了唱)你又來做什麼？昨天不是——

梅 (搖搖手，和上一幕比起來，憔悴很多了)不要緊，有客，關着房門在樓上談天。

婉 昨天不是爲了到這兒來挨了——打麼？

梅 (一陣陰影掠過面龐)不管他，聽見你唱，我就來了。

婉 (愛她的雅氣)那，今後我不唱了，省得你受罪……

梅 (稍停了一下之後)大小姐，那老頭兒討厭死了。

誰？

梅 婉 （裝一個何晉芳走路的模樣）

何四爺？

梅 婉 （點頭）嘿，我替他開門的時候，（用手在自己頰上做捻的樣子）在我這兒捻了一把。

梅 婉 （笑了）那怕什麼，他歡喜你啊。

梅 婉 討厭他。（揀起了小嘴）

梅 婉 你討厭他，老爺跟他好得很吶，他幫老爺做生意。他又來了？

梅 婉 （想起了似的）唔，大小姐，你知道，他們發了財。

梅 婉 他們？

梅 婉 （指指樓上）

梅 婉 你怎麼知道？

梅 婉 我聽到的。（故作鬼鬼祟祟的）喂，大小姐，昨天李先生不是在說麼？米又貴了，馬路上餓死了很多的人。

梅 婉 （點頭）

梅 婉 可是，聽見米漲了價，太太高興得——笑得兩只眼睛祇剩了一條縫，說：「還

要漲，還要漲，「反正餓死了人，跟她不相干。

婉（依然是帶着笑）小孩子別多管事，反正你又不餓飯。

梅（意外嚴肅地）張媽說，她的兒子在餓飯呢。

婉（連她也不能不斂了笑容，無話可答，凝視着她）

梅 大小姐，姑爺看報，有什麼消息麼？鄉下那邊。

婉 你想家麼？

梅（點頭，沈默了一下）大小姐，前天替太太去買藥，馬路上看見一個難民，跟

我爸爸像極了，我想叫他，大小姐，他們會做難民，逃到上海來麼？

婉（重新振作了一下，替她整了整髮）也許，他們會突然的跑到這兒來找你呢！

梅（忘其所以，跳起來）那就好啦！

婉（制止她）噓！

梅（伸了伸舌頭，躡手躡腳地走到門口去聽了一下，又回來）要是他們來了，我

立刻跟他們去，一天也不留。

婉 你不怕餓飯麼？

梅（斷然的）不怕！我可以賣花生米，再不如，做小娘姨。

婉（對於她的勇氣不覺讚歎）唔，但願他們能夠找到你。

梅 「天色漸暗，外面風聲，婉貞站起來扭亮了電燈，看了看手錶。等姑爺？」

婉 （被她猜破了心事）小東西！

梅 （笑了）還不回來？我到門口去看。

婉 不用。

〔少頃。〕

梅 大小姐，（欲言又止）

婉 什麼？

梅 （用手指樓上）上面……

婉 （低聲地）上面怎麼樣？

梅 （鬼鬼祟祟）別講出來，他們講你們的壞話，說你不好。

婉 唉？

梅 說，（裝着趙太太的口吻）來了一年多了，什麼事情都不做。

婉 當真。（自語似的）現在不是在找事情做麼？

梅 （點頭）還有……（正要說下去時，門外脚步聲，梅芬倉皇避開，婉貞去開門，進來的是孟平）

孟 (進來，看見他的妻子，把兩手熱烈地捉住她肩頭要擁抱她，婉貞對他做了一個眼色，看見梅芬，沒手勢地放開了她，解嘲) 好冷哪，起大風了。

婉 外面這樣冷麼？快坐下來，你穿得太少了。

孟 (搓搓凍冷了的手，摸了摸梅芬的前髮) 梅芬，沒有事麼？

梅 (點頭，看見孟平袋子裏有一份晚報) 姑少爺今天有麼？(以食指作扳機狀) 打漢奸……

孟 唔，(想起了似的，翻開報來看了一遍，搖搖頭) 沒有。

梅 一個都沒有？

孟 (打趣她) 小東西，這樣的事情可以天天有麼？

梅 滾！

孟 (對她妻子) 今天怎麼樣，有什麼結果……

婉 你先說。

孟 (站起來，想到桌邊桌上去拿熱水瓶) 等一等，讓我喝一杯熱的茶。

婉 (把他按下去) 別動。(很快地去替他倒茶，水沒有了，看了一眼梅芬，覺得

正是一個遣走她的口實) 梅芬，給我燒點開水。

梅 (點頭，拿了瓶輕輕地出去)

婉（很快地替他取了一雙拖鞋，走到他身邊，蹲下來，聲調中充滿了憐愛）累啦？這麼半天。

孟（依偎着她）不，這算得什麼。你怎麼樣？招請女書記的那一家去了麼？

婉（點頭）去了。

孟（有興趣）怎麼樣？結果。

婉先講你的，你跑了幾家？

孟先講你的。

婉（搖頭）不，你先。（嬌態）

孟（作態）啊，我累啦……

婉（揀着嘴）你壞！

孟好啦，你先講吧。

婉（頑皮地聳了聳眉）我去了，五層樓的大洋房，電梯上去，曲曲折折地走了好多路，五百五十號房間，找到了，敲門進去，一個年輕人來開門，我把履歷表遞進去，他問了幾句，說：「很好。請到裏面去跟經理先生談一談。」

孟談了沒有？

婉別性急啊。再敲了門，進去了，一張很漂亮的寫字檯，坐着一個胖胖的人，

(用食指和中指並着，在鼻子下，做了一個模樣)有這點兒小鬚，(孟平兩眼發光)很客氣，他對那年輕人說了幾句。

孟 說什麼？

婉 我不懂，大概是廣東，不，福建話吧。

孟 你不懂？

婉 (制止他)那年輕人跟我說，「很好，明天就上工，月薪一百塊」，不過……

孟 不過什麼？(着急了)

婉 不過，他說，辦公的地方很遠，要坐了汽車去，所以他叫我明天一早到那地方去搭汽車……

孟 你答應了沒有？

婉 (點頭，笑着)當然啦，這樣的好事情。

孟 (嚴厲地，差不多要跳起來)婉，你瘋了。

婉 (裝傻)爲什麼？

孟 報，報上，不是常常有，日本人跟漢奸用招請職員的方法，拐騙女人麼？

婉 傻孩子，那有的事，(再用兩個手指在鼻下一按)我看那個胖胖的人，倒是很和氣的。

孟 (真的着急了) 婉貞，你真的打算去麼？明天……

婉 爲什麼不，講好了的。

孟 (跳起來，抓住她) 你，不准去！

婉 (看見他急了，若無其事) 慢，我還沒講完吶，他還問我，今年幾歲？

孟 (真的急了，情見乎詞) 我不准你去！

婉 (作弄似的) 你看我今年幾歲？

孟 什麼？

婉 (噴笑出來) 嚶嚶嚶！你當我今年三歲，對嗎，我這樣傻？(媚笑) 啊啲，你這孩子，哄着你玩的。瞧！(扯他到鏡子面前) 你臉都漲紅了。

孟 (放了心，但是似怒似怨) 你，老是這麼頑皮。(坐下來以一種懇求的口吻)

婉貞，你今後可不能跟我再胡鬧了！

婉 那你爲什麼不先說……

孟 (拉着她的手) 你摸我的心跳得什麼似的。

婉 (笑) 可憐哪，祇是你太傻了。(把頭伏在他的胸口，親他)

【叩門聲，以爲是梅芬來了，祇略略的離開了一點，但是進來的，卻是李彥雲，兩個相當的窘。

彥 唔，不湊巧，可以進來麼？

婉 （起來迎他）唷，你也從什麼地方學會了這一套。請坐，（替他端了椅子）怎麼樣，咱們的英雄，今天又有什麼教要說麼？

彥 （笑）說教，跟你說，說教也要揀個對象，對於那些說了也沒有用的人，就是請我說也不說了。

婉 （笑着）好大的架子！

孟 別鬧了，別鬧了，彥雲講正經話吧，外邊情形怎麼樣？

彥 （故作大驚小怪）什麼，外邊的情形？難怪，今天刮大風，過一會也許還要下大雨，發大水，下大……

婉 什麼？

彥 連你們也問外面的情形，不是天翻地覆的怪事麼？我以為你們祇要把這間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舒舒服服，便一切都完啦，什麼外面的情形，天翻了也不跟你相干。

婉 我看，話還是不要講過火吧。上次你不是批評過什麼人演戲，說演得過火，使人看了不舒服麼？

彥 讓神經麻木了的不舒服一下，也是說教的一種方法。

婉 可是，你得知道，因為常常過火，所以才會麻木。

孟·彥 聽了過火的話，還是無動於中，這才是麻木之至。

孟 得了，得了，別老講這一套了，老李——

婉 （接上去）當然啦，我沒有說你的道理不對，人，誰也不會說，應該離開社會而獨立的，可是，儘管社會很醜醜，世界很痛苦，難道在這之外，就不能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和平，天真純潔的小圈子麼？

彥 哪，（要駁她）

婉 慢，等我說，你看過「七重天」麼？看過另一張鮑才琪的片子 *Man's Castle* 麼？（對孟平）那譯作什麼的？我就相信，儘管生活苦痛，貧窮，但是人與人之間，還可以那樣的純愛和友情，哪，對啦，在那張影片裏面，一個場面使我流了眼淚，一對戀人窮困到不能生活，住在閣樓上面，從那屋頂的一塊小小的窗子裏，望見了在蒼空裏飛過的一排鴻雁……

彥 （忍不住了）唉，女詩人，請你別做詩好不好？別儘看天，（命令口吻）看地

上！地上有多多少少人沒有了家，失散了父母兄弟，有多多少少人在街頭餓飯？小圈子，哼，你的小圈子主義，是建築在依賴上面，建築在間接的剝削上面的！知道了沒有？你把這間房當做了你的世界，可是告訴你，世界寬得很，

（走過去把窗打開）嘿，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這個滿目嗟傷的世界！
〔寒風吹進來，窗帷飛舞。〕

孟 （打了一個戰慄）唉，老李，別開玩笑，（婉貞很快地過去關了窗）不冷麼？
彥 冷一下頭腦就可以清楚起來。

孟 你穿了大衣，別人可……（噤住了）

彥 （望着他）喔，你。（也噤住了）

婉 （歡悅的影子從她天真的面龐上消失，也不禁黯然起來）彥雲，你，對他不能太殘忍……

彥 （無言地過去握了一下孟平的手，內疚起來，但立即恢復了活潑，愉快的態度，把身上的大衣脫下來）嘿，把這送給你。我，我太長了。……（彥雲身體短小，這大衣對他確是太長了一點）

孟 （解嘲）誰，怕冷？我，不要。

彥 （強之）試試看，假如可以，就送給你，趙婉——不，林太太，給他試試身。
（分明是轉換空氣的笑）

婉 （過來）真的送麼？你呢？

彥 我可用不着你管啦！（逗他笑）

「婉貞幫着孟平把大衣穿上，恰到好處。」

孟 嘿，這倒好像替我縫的一樣。

婉 對啦，不大不小，不長不短。

彥 那好極了。

孟 （作脫衣勢）可是，我——

彥 （攔住他）孟平，婉貞不是說麼？世界上儘管是罪惡，在小圈子裏面，還是可以有人對人的友愛麼？

孟 （自矜心與友情的感動，在心裏淆混，握了彥雲的手，無言）

彥 （另覓話題）事情找得怎麼樣？

孟 （搖頭）

彥 （對婉貞）你吶？

婉 （同樣地搖頭）

彥 （停了一停）那麼，近來生活上……（一頓）有什麼地方要我幫忙嗎？

婉 （感動地望了他一眼）你也並不怎麼有錢，一次又一次的，……（淺笑）啊，我不知道怎麼說。

彥 當然啊，我也很窮，不過，我的社會關係多一點……

「正在這個時候，脚步聲，何晉芳的笑聲，和趙太太的聲音混在一起，聽見他們的聲響，彥雲很快地拿起帽子要走，但是，叩門聲，婉貞去開門，趙太太，朱謙成，和何晉芳進來。

太（一開門就講）啊喲，你看，漂亮極了，四爺，來瞧一瞧，咱們好小姐的小家庭。姑少爺是美術家，所以……

何（誇張地）喔，了不起，了不起。

「孟平招呼晉芳：嘴裏說着：『何老伯，這幾天很忙吧，脚病怎麼樣？』之類，晉芳照例的咬着雪茄，很悠閒。朱謙成跟在後面，恭恭謹謹。

太（發見了彥雲）呀，李先生也在這兒，好極了。

婉（端一把椅子來）嬌嬌請坐！

太啊，你自己坐，別客氣，自家人，陪何四爺來看看，（握握她的手，在別人面前時候，趙太太對婉貞總是表示得如姊妹一般親熱的）怎麼？你的手這麼冷？起風了，多穿件衣服吧。

婉我不冷，謝謝！

何怎麼？住在一家裏面，也這樣客氣麼？真像走進了君子國了。哈哈！

婉何老伯，生意怎麼樣？很忙吧。

何 沒有的話，你叔叔一定要我幫他的忙，反正閒着。前幾天，楊局長從漢口打電報來，要我去幫忙，可是，年紀大了，就懶得出門，加上，這條腿不聽話，（拍拍自己的脚）大小姐，楊局長你該知道吧，楊家譽，唔？跟你老太爺「同年」，現在是一等一的紅人了！講起來！……

太 （看見他又要長篇大論了，連忙另找話題）唷唷，姑少爺，做了新大衣！（站起來）唔，樣子好極了！你瞧！

孟 （有點窘）不，這是……

彥 （搶着）嚶，對了，正好請大家評一評，也是我跟他同去買的，國幣八十塊，樣子好，料子也不錯，他自己很滿意，買回來了，可是到了家，給太太（望婉貞做一眼色）一看，說樣子不好，他立刻就改了，說他不滿意，是我主張買的。

婉 （會意了）我沒有這麼說，不過，我說，太貴了一點。

何 哈哈……密司脫李，這本來是太太的事情，你……哈哈……你可不應該干涉他們的內政啊……（大家逗着笑了，彥雲安了心，坐下來）

太 （利用這一瞬間的沈默，照例的摸出薄荷錠來擦了一擦，將房子望了一週，對晉芳）四爺，我看，還是外面去找的好吧，不太小麼？

婉（不明其意，注意聽）

何 大小倒是沒有關係，反正有一張寫字檯，裝一具電話，擺幾個坐位就得了，不過，唔……把佈置得好好的一个小家庭，變成俗不可耐的……寫字間，未免太殺風景了。

彥（眼睛一轉，明白了，偷看了婉貞和孟平一眼）

孟（茫然不解）

謙 小一點倒也不妨，交易所裏，不是一間屋子裏合住七八家字號麼？（對趙太太）師母，我看，祇要這一邊隔一層板，裝修一下，林先生住在裏面還是一樣的，辦事的時間，一天也不過……

太 胡說，姪小姐是愛清靜的，外面拋出呀，吃進呀，吵得她還能看書麼？（對何晉芳）四爺，你再派人去找找看，難道這樣大的上海，連一間房都找不出麼？謙成，你別偷懶！

謙（搖頭）現在已經不比從前了，即使有了，別說這樣好的地段，再偏僻一點，這樣一個房間沒有八十一百不必開口。

太（制止他）別多說，你，銅氣攻了心，開口閉口就是錢！（對晉芳）四爺，我看，再商量吧。反正不差一二天。大小姐，姑少爺，不到樓上去喝茶麼？（站

起來了)

婉 謝謝，真的，(自笑)客人來了連茶也不泡。

何 (攔住她)別客氣，別客氣，跟你叔叔還有點要事商量，過一會再來坐。(慢慢的起來)

婉 早啲，坐一下。(看見他們要走了)真的，過一會再來坐。

【晉芳正要出去的時候，梅芬提了一壺滾水進來，看見了趙太太等，有點窘，但只好硬着頭皮進來了。趙太太故意地注視了她一眼。

何 (不轉眼的看着她，停住脚步，摸摸她的頭髮)梅芬，怎麼的，見了我口也不開，叫我啲。

梅 (低聲，勉強地)何老爺。(立刻去泡茶了)

何 (得意地笑)哈哈，……在上海住了一年，黃毛小丫頭也會漂亮起來了。(對婉貞)對麼？

婉 (苦笑)

何 再見，別出來了！(看見梅芬泡完了茶出去，又想抓住她，一閃，那條不聽話的腿又發作起來)悄悄！(一拐一拐地出去)

【孟平受了這意外舉動的刺激，低着頭不語，婉貞看見她們出去了之後，回來。

彥 (方才獨自默默地看着晚報，這時候，突的站起來) 嘿，孟平！(話未完，趙太太又進來了，便停了話重新坐下來)

太 (一半是獨語，一半是講給人聽) 啊喲，鎮天的買進呀賣出呀，給他們頭也攪昏了，我還是在姪小姐房裏坐一下。(坐下來，用薄荷錠)

婉 (酌了茶) 嬌嬌，喝茶，您太辛苦了。

太 (好像必要的客氣) 你自己喝，不，不，(把茶端到彥雲前面) 李先生喝，我們是自家人啊。(婉貞又酌了茶) 唔，茶葉好極了，(對婉) 你真能幹，什麼東西都買得又便宜，又好。(看見孟平不語) 姑少爺，怎麼樣，近來看電影麼？

孟 (正在凝思，被她一問，答非所問) 嚶，很好。很好。(兩人都有點尷尬，啞場一二秒)

婉 (解圍) 嬌嬌。

太 嚶？

婉 (啞場一二秒) 叔叔的生意……很發達吧？

太 那兒的話，要是本錢多，就好了，現在那一家不發財，可是你老爹死下來的時候背了一筆債……

婉 不是這幾天很忙麼？米生意。

太 （想了一想）那倒還不見得，第一是來源不旺，沒有貨，這幾天廣東又打起來了，香港的路斷了，西貢米不能來，第二是工部局說要平價，不准賣得太貴……（把椅拖近一步，似乎很秘密地）唉，我倒正要請教姑少爺，你們看，市面怎麼樣，四爺天天說，做紗花比做米好得多，所以，他們要開一個做紗花的號子，又說要做標金，我覺得有點怕，風險太大，姑少爺，你們在外面跑跑的消息靈……

婉 （笑着）他那兒會知道，連自己的事情，也理不清。

太 （做作）別客氣啊，又不是外人。（啞場二三秒）所以他們打算設一個字號，試試看，都是四爺的主意啊，說外面找不到地方，在家裏面容易照顧，我是反對的，跟他們爭了好久，我說姪小姐和姑爺來了之後，大家過得很好，又熱鬧，又是自家人，說句笑話，要是這麼一來，不明白的人會說，我把你們趕走啦！（僞笑）你放心！我不讓他們這樣做。

婉 那倒不，嬾嬾，叔叔要用，當然應該讓出來的。

太 （做作）別這麼說，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照應。（但是立刻又轉了口氣）現在外面找房子真困難，祇要慢慢的留心一下，就得了，反正又不急。

婉（點頭，禁不住流露了一點意外之感）知道了。

太（目的已達，另覓話題）啊，李先生，今天報上怎麼說？我們是什麼也不懂，你看，局面怎麼樣？

彥（把報放下）還是拖，還要拖下去。

太 嗯，這樣拖下去，上海的人，實在太苦啦，這幾天，什麼也貴了。（又覺得不好講下去了，於是）李先生，你很忙吧，今天怎麼得閑？

彥（有點不耐了，偶然想起）不，今天有點兒小事，要找趙先生跟您幫忙，所以……（作摸袋狀）

太（有點驚戒）什麼，嘿嘿，……李先生笑話，我那兒能幫什麼忙吶！（作撤退之準備）

彥（摸出一本紙簿之類）不，趙師母，天氣漸漸冷了，收容所裏的難民，……在上海現在還有二十七個收容所，三萬五六千的難民，他們都還穿着單衣，所以，各慈善團體，想替他們募一點錢……

太（很驚覺）真的，難民實在太苦了，李先生，你真熱心做好事，成績一定很好吧。嘿嘿……（看了一看錶）啊，忘了，得準備晚飯了。李先生，多坐一下，在我們這兒晚飯吧。（點頭，揚長而去）

彥 (故意地追上一歩) 噫，趙師母，你，…… (看見她去了，做一個鬼臉) 呸！

婉 (目送了她出去之後) 噫，聰明人又做傻事了，捐錢也該找清楚對象，你以為

她會捐錢麼？

彥 (故作演戲的姿勢與口吻) 那麼，小姐，你希望她老是坐在這兒跟你聊天，講空話，聯絡感情麼？

婉 什麼，你說？

彥 (站起來，以變戲法的手勢，拿起方才摸出來的那本捐簿) 瞧，這是一本捐簿？

(翻開來) 咄，原來是一本「譯報週刊」！懂了麼？這是退兵之計，用捐簿來嚇走吝嗇鬼，這是萬應靈符，百發百中的！

婉 (破顏一笑) 原來。

彥 (回頭看見孟平愁眉不展) 喂，咱們的「姑少爺」，美術家，怎麼樣？

孟 (擡起頭來) 婉貞，你方才答應了她，搬……

婉 不答應又怎麼樣？

孟 那麼……

婉 (聳一聳肩膀) 問你啦。(二人計無所出)

彥 (獨白似的) 嗨！好一個小圈子，和平，天真，純愛，哈，小圈子打破了，哈

哈哈……

孟 彥雲，別開玩笑，你以爲，他們真的會要……

彥 那很簡單呀，你住下去，等他來攆走你……真的假的，不全明白了麼？

孟 那麼怎麼辦？你看？

彥 我看？（踱了兩步，若無其事的望着窗外的天）唔，從這兒望出去，蔚藍的天，銀白的雲，飛過的一行鴻雁！世界真是美麗啊！美滿的愛情，靜靜的學習。

婉 （又怒又羞）李，你太殘忍，着急的時候，講風涼話，射冷箭。

彥 那麼，要我怎麼辦？

婉 （若干懇求）你不是辦法很多麼？

彥 那麼你說，要我說教啦，對麼？

婉 說教也好，說說看。

彥 那麼坐下來，聽我說，誰叫你們這樣的？全上海的人都在遭殃，吃苦，這不是你們一家的事情。（做了一個姿勢）現在你得認清楚，冤有頭，債有主，你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從個人的小圈子解放出來，看得大一點，爲了自己，也是爲着別人。

（正要說下去，輕輕的叩門聲。

婉 (站起來) 請進來。

梅 (偷偷地進來，面帶戚容) 大小姐！

婉 什麼，你又來了。

梅 (望了望彥雲) 大小姐，跟你說一句話。

婉 說呀，鬼鬼祟祟幹什麼？

梅 (扯了她附耳) ……

婉 唔？四爺，怎麼說？

梅 (羞惶與着急，差不多要哭出來)

婉 你怎麼知道？

梅 她們在說，我聽見的。

婉 當真？(有點忿然)

梅 (點頭) 大小姐，你……

婉 那簡直是拐賣人口！

彥 什麼事？

婉 何四爺說：要收…… (梅芬攔阻她)

孟 什麼？要——

太 (在樓上尖利的聲音) 梅芬! 梅芬!

(愕然，但想了一想，立刻轉身出去)

【三人相顧愕然。

她說什麼?

婉 (黯然) 那老頭兒說要收她做小……當姨太太。

孟 那還了得! (深沈的憂鬱支配了他們，好容易彥雲打破了沈悶)

婉 真是太…… (望着彥雲)

彥 來，坐下來，先把方才的話講完吧。

婉 (滿腔心事) 唔，你說。

彥 有決心麼?

婉 你先把辦法說出來啊! (嬌怒) 你老是故意駭人。

彥 離開這地方。

婉 (差不多同時) 離開?

孟 到那兒去?

彥 因此，我先要知道你們有沒有決心。

婉 (笑着) 算有吧。

彥 算有，那說了還不是等於白費。

婉（催促）白費，也不化你的本錢。

彥（決然）後天，就在後天，有一批人要走。

婉上那兒？

彥很遠的地方。

婉香港？廣東？

孟不是說廣東有戰事麼？

彥先說去不去。假如要去，路當然很多。因為要去，所以可以去，這是一個意志的問題。

孟（躊躇）

婉孟平，（孟平不答）李，你呢？同走麼？

彥不，我還能走。怎麼樣？

孟我看：第一是一個熟人也沒有，到了陌生地方。二則，她（望着婉貞）——

婉（制止他）別說！（低下了頭）

彥（看穿了，早在意料之中，但也不能掩飾內心的失望，站起來）我早說，說了還等於白費！（突如，樓上梅芬禁抑不住而迸發出來的哭聲，接着，清脆的披頰聲兩下，終於號哭了出來的梅芬哭聲）

彥 婉 彥

【大家聳聽。

（慢慢地走過去把門推開）聽一聽……這是世界！

（痛苦地低下頭來，終於，伏案而泣）

（走近婉貞，憐憫地注視着她）

【風聲，泣聲。

——靜靜地幕下——

第三幕

距第二幕約一年有半，一九四〇年五月初，這在上海是市民的一個風狂雨暴的時期，五月三日上海電報，報導了下面的情況：

「五月一日晨上海匯豐銀行得平匯基金委員會電告，停止供給黑市，匯價立即慘落，最低達三辨士二五，黑市匯率下落之結果，標金暴漲達七千三百元，外匯極度上漲，幾漲到票面十倍至二十倍，一日之間，市上日用品擡高至一成以上，三大百貨公司標價一日三易。」

在這種情況中——

法租界靠西門的一條陋巷裏面。一間窄狹陰黯的亭子間，舞臺左端可以看見上三樓去的樓梯一角，少不了有些窮街陋巷所習見的零星雜件。小鐵床，木板椅子，圓形小籐桌，和一隻褪了漆色的寫字臺，一切都顯得很寒儉了，但是依舊佈置得很整潔，特別是純白的被單，和幾乎與屋子不相稱一般的淺藍色的手製的窗帷，兩只舊箱子代替了放置另星家具的桌子。右手，是一間小小的窗子，從上頭可以俯瞰弄堂內的街景。壁上，依舊是畫報上撕下來的畫片之類一二之外，使人注目的是用圓畫釘釘在牆上的方才畫好了的飲食店，時裝店廣告畫二三幅。

小鐵床前面，一只木製的嬰兒臥床橫置着，時間是下午三時，初夏的一線西晒的陽光，正射在寫字桌上。

這是孟平和婉貞的住家。幕啓前，上海細民街特有的嘈雜叫賣聲，低弱的嬰兒哭泣聲之類。

幕啓，婉貞背着舞臺站着，熱心地搖着那個嬰兒的床，泣聲漸止。

突如，樓梯上擂鼓似的脚步聲，從二樓到三樓去的樓梯上人聲嘈雜，小兒又哭，婉貞帶着若干怨怒的表情略略回頭望了一下，又重新去綏靖她的嬰兒，面色蒼白，已經和一二幕當時不同了。

女聲（倉促，緊張，每句話像帶着無窮的憂慮和惶惚）什麼，五十九塊？

男聲（同樣地）還要漲，還要漲！

女聲（大聲）啊喲，逼死人啦。肥皂買了沒有？……

男聲 擠不進去啊，街上的人都發瘋了……

〔婉貞側耳細聽，憂慮之色，好不容易把小孩哄睡了。回頭來扣好了方才哺乳過的鈕扣，急急地打開箱子，拿出一個小小鐵盒子來，拿到小寫字檯上，從裏面取出僅有的幾張黑黝黝的鈔票，點數……〕

〔樓梯聲，性急的叩門聲，婉貞拖一本書把錢蓋好。〕

婉 那一位？

女人（神色緊張）林師母，你不去糴一點嗎？快啊！

婉（強笑着）是啊，正想去——

女人 今天一連漲了兩次了，中飯時候五十五，現在五十九了……（欲去）煤球，肥皂，什麼都貴了。

婉 多謝你，我就去，因為沒有人。

女人 （祇露出半個人）你們林先生沒回來？

婉 應該快來了。

女人 （又想起了什麼似的，伸進頭來）喂，林師母，有什麼金器麼？快兌了吧，今天說，換到七百三十九了！真的，換了屯點米，煤球，給你們小寶寶做衣服的布，價錢一天一天的在飛。

男人 （聲）又在多講什麼！還不快去。

女人 真是逼死人啦！（搖頭嘆息下）

「婉貞重新把錢收檢起來，沈默。一二秒鐘以後，若干焦慮的表情，——這中間，這屋子裏從上到下，說得誇張一點，是在鼎沸的狀態之中，人聲不絕。——不自覺地舉起手來看錶，但是，手腕上是已經沒有這種奢侈品了，走到窗口去望一下。

「樓梯上隱隱的一陣女人的哭泣的聲音。這更增加了她的焦灼。回到小孩床前去，失神似的癡望着。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門重重地扯開，孟平沈着臉，夾着一卷畫紙之類進來，差不多是投擲一般地丟在地上。

婉（用手指制止他）噓！

孟（走到小孩床前去望了一眼，無言地走到桌子前頭。沈默）

婉（慢慢地走到他背後輕輕地撫着他的肩，一秒鐘後）怎麼啦？

孟（輕輕地回頭來看了她一眼，舉起手來撫摩着搭在他肩上的婉貞的手，無言）

婉用了幾張？他們。

孟（迸發出來似的）全是些瞎子，「用了幾張？」一張也看不上眼，人家化心血

畫了十幾天，隨便的看一看，這張不通俗，那張沒有吸引力，……這兒要改，

那兒要添……

婉（撫着他）平，耐一耐，他們要的是商業廣告，不是美術品啊！那麼你怎麼

辦？

孟（決然）全拿回來了，我看過他們畫的東西，他們沒有批評我的資格。

婉（有點吃驚）那麼……

孟（有挑戰的表情）什麼，這還能忍麼？爲了幾塊錢，我去求他們用一張兩張

嗎？笑話！（聲音漸高）

婉（止住他）噓，寶寶睡着吶！

孟甯可餓飯，我不能……

婉（不禁黯然的）可是……

孟（很快地凝視着她）什麼？

婉明天要付房租，這幾天的物價，又像飛一樣。

孟（氣餒不語）

婉（轉換話題安慰他）平，你累了，息一下，（扶他坐起來）替我照看他，（指

小孩）我去買一點東西……

孟買什麼？

婉今天外面像在發瘋，什麼東西都貴了差不多一倍，米，賣到五十九了……

孟（低頭）——

婉平，你躺着吧，……（拿了一個包袱，欲出去，又像記起了什麼似的，淺笑

着）平，平，你記得麼？

孟（有點不耐）什麼？

婉（若干失望）得啦，過一會跟你說。（下）

〔孟平寂寞而又不安地走了一轉，驀地又看見了方才擲在地上的畫卷，拾起來，取出兩張釘在壁上，「上海樂園，豐盛大菜」，「仙宮舞廳，通宵豔舞」之類，自己背着手看了一下之後，發作似的走過來，取其一張，撕成粉碎，忿忿地倒在床上，兩手抱頭。兩秒鐘。〕

沈默。

〔輕輕的有人叩門。不理，一個女子推門進來，孟平很快地站起來，進來的是換了一個姿態的梅芬，她，已經是被裝飾成爲一個上海型的少婦了，燙髮旗袍，風姿不惡。〕

梅芬，你——

孟 梅芬，你——

梅 〔輕輕的〕大小姐不在家？

孟 〔望着她後面〕你一個人？

梅 〔把門帶上〕唔，出去了？什麼時候回來？

孟 〔將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一下，冷冷地〕不知道。

〔梅芬好像碰了釘子似的，也偷偷地將孟平觀察了一下，想起了似的，走向小孩的床前，俯下去望了一下。〕

梅 〔不自禁地〕啊喲，好玩極了。（孟平不語，她又走近他的身邊）林先生，有點事情，想跟你和大小姐商量。……

孟 〔無精打彩〕對不起，我——有點不舒服。

梅 〔意外〕不舒服，請大夫瞧了沒有？

孟 〔搖頭不答〕

梅 〔欲言又止〕

孟 (背向着她踱了兩步)

梅 林先生，(一頓)鄉下有什麼消息麼？

孟 (站住，回頭望他，但依然沈默)

梅 上次托大小姐寫了信去打聽，一點兒消息也沒有。

孟 (有點意外)你還想家？

梅 爲什麼不？一家人全失散了，姑少爺，要是我爸還活着，他一定也在想我的。

(低頭)

孟 (逗她)你現在，不是過得很好嗎？

梅 (睜圓了眼)過得好？不，姑少爺，他們當我……

「突如的樓下人聲嘈雜，「怎麼的？」「擠壞了？」「腳步聲，「林先生，林先生！」等等。

孟平矍然，奔向門外，接着，方才勸婉貞去「屯」貨的那女人和孟平扶了婉貞進來。

梅 (迎上去)大小姐，怎麼了？

女人 快，絞把冷手巾！(梅芬去取手巾)

孟 怎麼啦？你……躺下來吧。

女人 (七張八嘴)真受罪啊！……米店門口，成千的人，擠滿了，像她這樣的，怎麼擠得上吶！

梅 (拿冷手中覆在婉貞額上) 大小姐，躺下來！

女人 (埋怨似的對林) 林先生，要買東西你們男人應該去呀，那簡直是打仗啊！
(指指頭上的汗) 我不知道那些屯米的人，良心是什麼打的。(急急地要走了)
當心她！別讓她再去了！

孟 謝謝你。(女人下) 婉貞！

婉 (睜開眼來，寂寞地裝着笑，搖了搖頭，一會兒看見了梅芬舉起眼來) 梅芬！
梅 噫，大小姐你息息！不要動。

婉 (振作了一下，對孟平) 別怕，沒事的。

孟 人，給你嚇壞了，你去……

婉 天熱，人多，擠呀推呀的，突然頭暈起來。

孟 (制止他) 別多講啦！息一下。

婉 (依舊是帶着寂寞的笑) 不干事的，好了。梅芬什麼時候來的？

梅 才來，大小姐，我看，你們還是雇個人吧，太辛苦了。

婉 (苦笑) 你來的時候看到的？街上像造反了！人都像發了瘋。

梅 (想起來了) 噫，大小姐，他們屯米屯貨的人，才發了瘋呢！聽說，昨天一天
鼎豐賺了五六萬。

婉（苦笑着）那麼你們四爺？

梅（央求）別說，大小姐，我，有事情跟你商量，（望了一望孟平）不，你息一息。（看了一看手錶，現在當然是梅芬比婉貞富麗得多了）

婉 幾點鐘了？

梅 四點不到。

婉（掙扎起來）啊，我還得……

孟（制止她）你瘋了，方才還是……

婉不，（說不下去了）還得去添一點菜，有客要來。

孟（懂得了，自告奮勇）誰？……躺着，我去！

梅買什麼？別買東西，我就要走的。

婉（寂寞地笑着）梅芬，在我們這兒吃晚飯吧，今天我們的紀念——（煞住了不講下去）

梅不，我就要走的，過一會，給他們知道了……

孟你要買什麼？我去。

婉（對梅芬）對不起，再給我絞一把手巾。（梅芬拿了手巾走到桌邊去，婉貞很快地從袋裏摸出那一卷黑黝黝的鈔票來，塞在孟平手裏）你當心！別跟人擠，

隨便買點菜，慢一點不要緊，噢！就回來。

孟（點頭，對梅芬）你沒事吧？替我照管她。

梅好啦，你放心！

婉（望着孟平出去了，回頭來對梅芬）你方才說，四爺發了財？（站起來）

梅不，發財的是你們二老爺，昨天一天，聽說賺了五六萬，他們現在做棉紗，標金……

婉（搖搖頭）別講他們，你，過得好麼？

梅（低了頭，陰影掠過她的面龐）大小姐！

婉 嗯！

梅（低頭不語，啞場之後，想起了似的）噢，方才忘了，這一點東西，（解開方才帶來的一個小包）是送給你的。

婉 什麼，你也客氣起來了？

梅 這給小寶寶吧。（拿出罐頭牛乳）

婉 啊喲，外國打了仗，這些東西，現在貴得很哪！

梅（稚氣未脫）我不是買來的！

婉 那來的？

梅（笑着）我，從他們家裏偷來的。

婉（皺眉）偷？爲什麼？

梅（點頭）噯，我還替你偷了——（從袋裏摸出一些絲襪手帕之類）送給你！

婉（拒絕她）梅芬，不行的，爲什麼你要……

梅（毫不掩飾）怕什麼？他，他們的錢那兒來的，他們做壞事，屯貨，把窮人餓

死，他們搶，我就偷，（鼓起了腮子）還不是一樣。

婉（警告她）梅芬，你現在是大人了，不能再隨便，要是給你們大奶奶知道了，

那不是又要……

梅（接上去）不怕！「拚死無大罪」，打死我也不怕。

婉（對於她的頑強有點驚異）可是，你又何必爲着沒有必要的事，給他們打呢？

梅（攔住她的話）別說了，大小姐，（扯她坐下來）我有話跟你商量。

婉什麼？

梅鄉下有消息麼？

婉（搖頭）

梅噯，告訴你，那老不死的賭輸了，急得要上吊。（笑）

婉賭輸了？在什麼地方？他現在賭錢麼？

梅 他們那種生意不就是賭麼？我看他們跟賭牌九一樣。

婉 不是方才說賺了錢麼？

梅 對啦，本來可以賺錢的，他跟二老爺打賭，他說看跌，二老爺說看漲，他們做的是米糧和紗花，爭得不得開交，結果是老頭兒該倒楣，自個兒偷偷的做了一大筆空頭……

婉 （聽她講着，禁不住笑了）嚯，你也學會了這一套，多頭啦空頭啦，我聽也聽不懂。

梅 聽啦，我講給你聽。昨天，紗花漲了價，一包從八百塊錢漲到一千六百四十一，老不死的臉也青了，跑去求二老爺要他幫忙，結果，鬧翻了！

婉 那麼，他怎麼辦？

梅 還不是跟賭輸了一樣，說要虧空十多萬！

婉 當真？

梅 誰騙你，所以，我來找你商量，（望了一下前後）大小姐，（附耳）好麼？

婉 走？那兒去？

梅 上次你不是說，李先生他們快要走了麼？（央求）大小姐！請你跟李先生說一說，我，跟他們一齊走。

婉 嚷，梅芬，你得前後想一想啊！他們是有工作去的，你——

梅 他們不是有女先生們同去麼？我可以替他們做工，洗衣服……

婉 （故意逗她）梅芬，你現在過得很舒服，爲什麼要找苦吃呢？

梅 （吃驚）舒服？大小姐！我還能耽下去麼？我被他們逼着，嫁過去的時候，你不是說……（似羞似怒）

婉 （安慰她）啊喲，你看，跟你開玩笑，就認真了。我就怕你吃不起苦啊，況且，他們是不會放你走的。

梅 不，這幾天最好啦，他們發了瘋，什麼也不管了，噢，大小姐，你替我作個主——

婉 （想起了似的）喂，那麼你自己跟李先生說，好不好？他，今天要來，我們這兒吃晚飯吧！

梅 不，我話還沒有講完呐，剛才給你父開了，大小姐，因爲那老不死的跟二老爺鬧翻了，所以昨天，死逼着要問我，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婉 我們住的地方？

梅 對啦，他說，有祕密事情要跟你商量。

婉 你告訴了他沒有？

梅 (遲疑一下) 他逼着我啊!

婉 (皺眉) 我討厭他。(一轉念) 有事情要跟我商量?

梅 (點頭) 我問了他，他不肯說。我怕他今天會來，所以先來跟你說。(再看着錢) 我得走啦。(熱心地) 大小姐要是李先生來了，你跟他說一說，路上用的錢我自己有，好麼?

婉 真的打算走麼? 你不怕?

梅 (圓睜了眼睛) 怕什麼?

婉 孤零零的一個，也沒有熟人。

梅 (搖頭) 總比跟那些不像人的鬼混在一起好得多啦! 噢，大小姐，你一定跟我說，明天我再來，好不好?

婉 滾，梅芬，別去，今晚上在這兒吃晚飯，我——請客。(淡淡地笑)

梅 爲什麼? 可是，還是走吧，給碰上了，走的時候不方便。(欲走) 你息息吧，(婉貞送她到門口) 滾，(想起了似的從袋裏摸出一個捏着會發聲的小玩具來) 這個給他。(指嬰孩)

婉 啊喲，這樣那樣的，不要，還不會玩吶。

梅 (嚴肅地) 不，這是買來的。(匆匆而去)

婉

（苦笑，無目的地將小玩具捏了一下，走到房間中央。失神似的站着，忽然弄中叫賣之聲，走到窗口去，向下面問）喂，怎麼賣？（下面聲音不可聞）不，這一把，對啦，（點頭）四毛？三毛？（匆匆跑回，從方才取錢的小盒子中倒出最後的幾毛錢來，將它放入早已預備着買東西的小籃子中，拉着細索放下去，然後拉上來，從裏面拿出一束小小的草花，面現愉快之色，將它插在正中桌上的花瓶中，又把桌子整理了一下，整好頭髮，從箱子裏取出一幅似乎很珍重地收藏着的照片來，這是他倆訂婚當時的紀念照片了，露出寂寞的笑容，將它安放在方才插了草花的花瓶前面，看了又看，然後慢慢地嘴裏哼着，從低到高，一邊把方才孟平撕碎的紙片收去）

（唱）「河邊林中

夜鶯在歌唱，

爲什麼歌聲充滿了淒愴？

我愛的人兒最難忘，

勇敢前進，莫再憂傷，

夜鶯呀，夜鶯呀！

唱吧，儘情地唱吧，

驅散那人世的憂傷……」

〔這時候，急促的脚步，分明是孟平回來了。她很快地對着門，兩手反背地按在桌上，身子遮住了桌上的裝飾，嘴裏依舊唱着，但當她看見孟平的神色的那一瞬間，歌聲一個字比一個字沈重地消失了！孟平滿頭大汗，狼狽與忿怒混在一起。〕

婉 什麼，買不着麼？（看見形勢不簡單，放棄了逗他歡笑的企圖，迎上去）平，怎麼了，嚷？（充滿了憐愛）跟我一樣，買不着，擠壞了？嗯？（強笑）說呀，爲什麼？

孟 （低頭切齒，無言）

婉 （拉着他到桌子前面）啊喲，好孩子，買不着就算了，急什麼，反正貴了！

孟 （猛的擡起頭來）還有錢麼？

婉 （意外）錢？

孟 方才拿去的錢，給偷去了！

婉 （退後一步）偷去了？

孟 （投擲一般的坐下來）好容易找到了米店，擠進去，排在小孩，老太婆，女人們中間，一步步的挨上去，巡捕在旁邊用鞭子打，可是當我擠到門口的時候，一摸口袋，錢已經給偷走了！

婉（惶急）啊！

孟 我正在着急的時候，巡捕趕過來，說：「站着幹麼？」我說：「丟了錢。」他將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不講話，一鞭打下來。說：「居然混到這兒來了！」大家望着我，將我當作小偷，我要分辯，第二鞭又來了！（沈痛地）他們侮辱了我，將我當作小偷。（捲起袖子，一道傷痕）

婉（撫慰地）啊喲，該死的，疼麼？別動，我給你搽點萬金油！

孟（掙脫了她，低頭）

婉（四顧茫然，望着桌上的裝飾，低頭，沈默之後，不自禁地，好像獨白）那，怎麼辦？

孟（猛然擡起頭來，遷怒似的）怎麼辦？難道——

婉（婉轉地）喂，不是這麼說，我難道會怨你麼？我是說，我約了彥雲到這兒來，吃晚飯……（十分勉強地笑着）平，你還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麼？五月三號……

孟（起初是聽着，但過不住方才受了的氣，忿然地）看你倒還高興！窮了，沒有錢，還請客，什麼日子……

婉（意外）什麼？平，忘了麼？五月三日是我們第三個……

孟 (不耐) 哼！(歇斯德里地站起來，抱着頭，倒在床上)

婉 (也禁不住了) 孟平，你，不能欺負我呀，人家好好的跟你說。

孟 (無言)

婉 (望着他，沈默，帶着哭聲) 對啦，外國人有句話，「貧窮從大門進來，愛情從窗口飛走」，你，你……(眼圈兒一紅，一隻手無目的地弄着桌上的花草，斷了線的珠子似的眼淚直滾下來)

孟 (聽見她的哭聲，痛苦愈甚，反射似的坐起來，兩手抱住了頭，好容易的打定了主意走向婉貞身邊，從後面以兩手撫婉貞之肩) 婉貞！我不怪你，……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啊，老李說得很對，冤有頭，債有主……(語塞，伏在婉貞肩上飲泣)

(啞場。)

(突如，門推開來，李彥雲興沖沖地手裏高舉着一只西式蛋糕的盒子，差不多是跳進來，看見這個模樣，有點吃驚，相當尷尬。)

彥 喂，幹什麼？人家買了禮品，來慶祝你們……結婚三週年的……木婚啊，鐵婚典禮的，幹什麼，好端端的……

(兩人反射地分開，狼狽。嬰孩被他的高聲驚醒，婉貞背着身體將小孩抱起，孟平無言，

搖着頭。

婉 嚷，你老是這樣子，小孩子給你吵醒啦，「幹什麼？」沒有事！」

彥 （笑着，很熟悉地自己扯了一把椅子坐下來）沒有事，唔，那麼，（望望天）下了雨麼？你們臉上全淌着水啊！

婉 （強笑）還高興呢，人家遭了賊，今天請你吃飯的菜錢米錢全偷去了！

彥 （有點吃驚）遭了賊，唔，（又轉笑容）遭了賊就用得着抱頭痛哭麼？哈哈哈……「趙婉女士」，怎麼樣？以前你們老說，我着急，你們樂觀，可是現在，變了我樂觀，你們着急了！哈哈，嚷，小圈子過得怎麼樣？上海這地方還耽得下去麼？

孟 （好容易拋去了方才的傷感，擡頭對他掃了一眼）

婉 （一方面哄着小孩，懶散散的）耽不下，又怎麼辦呢，不像你呀，在上海，有工作，做得蠻起勁，到別的地方去，有朋友，不愁沒有事情。……

彥 對啦，這話講對啦，這是你的進步，小圈子主義走不通，做壞事情又缺少了一

顆黑良心，那麼沒有辦法，就得學我李彥雲啦，在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不分男女老幼，應該把眼光看得遠大一點，譬如說你們兩位，講學歷能力……

孟 （不愛聽）你不是說過，對於沒有希望的人不說教麼？

彥（笑聲）嘿，因為從婉貞的話裏，聽出了一點兒進步，所以隨便帶上這末幾句，好了，遵命。偷了錢。怎麼辦？

孟（欲言又止）

婉（接上去）噫，那不去講它了，方才梅芬到這兒來，還記得麼？那可憐的小女孩，現在是何晉芳的姨太太。

彥 嚙，她來了，講些什麼？

婉 她講要我跟你說，希望能夠跟你們一起走？

彥 跟我們？爲什麼？（孟平靜聽）

婉 爲着不願意過現在的生活！

彥（感動，但想了一下之後）很同情，但是，謹謝不敏，別的不用說，臨時出了毛病，給那姓何的知道了，到什麼忘八蛋的地方去報個訊，說拐帶婦女，第一，這罪名就不好聽。

婉 可是，不，我告訴你，她說，何晉芳做空頭，虧空了很多，這幾天走頭無路，要破產了，所以現在走是一個機會。

孟（向其妻）什麼？虧空了很多？

婉 噫，爲着虧了錢，跟叔叔鬧翻了，說……

彥 (攔住她) 慢，誰跟誰鬧翻？

婉 何晉芳，跟我們那位有名的米蛀蟲。

孟 那麼你叔叔也虧了本？(希望之色)

婉 不，他賺了幾十萬……

孟 (失望) 噓！

彥 那麼你說，那位小姨太太要利用何晉芳破產機會……

〔叩門聲，婉貞以手勢制止了彥雲的話，迎上去，進來的正是何晉芳，顯然的比第二幕頹唐了，兩鬢上也增加了花白，神色間焦煩之色可見，扶着拐杖，慢慢地進來。孟平頗出意外，站起來。〕

何 啊，難找，難找極了，這屋子。好麼？唔，老朋友，好極了，密司脫李，沒有離開上海麼？

彥 (祇是坐着不動) 老先生，好呀，正說起你，你就來了。

孟 (以目制止他)

婉 請坐，不成樣的地方。

何 別客氣，什麼？正說到我？(又對婉貞) 唔，小寶寶，(逗他) 咪咪咪咪，好玩！(回頭對彥雲等他的回答)

彥（若無其事）聽說，你老先生做米生意發了財。

何（故作吃驚之態）我？笑話，你弄錯了。發財的是（指婉貞）你們那位二叔，嘿，賺翻了！他這半年，至少五十萬！

彥你們不是在一起做麼？

何對啦，跟他們一起做了兩年，也可以說，幫他賺了十多萬塊錢的財產，可是現在，不同啦，他成了巨富，你何老伯依舊還是個窮人，今天街上不看見麼？說起來，做這種生意，要喪盡天良才行，心不黑，皮不厚，是永遠不會發財的。

（裝着不堪感慨）

彥（意識地包藏着諷刺）那兒話，那兒話，老先生別客氣。在交易所市場，本來就是打仗，勝不驕，敗不餒，怎麼樣，老先生，你得再接再厲捲土重來啊！

何（搖頭苦笑着）捲土重來，我可沒有這種資格了！（意識到沒落的悲涼，吸了一口煙，啞場之後，轉換心境）那些話別再提了，這叫做敗軍之將，不足以談兵，（苦笑）我們談談別的事吧，大小姐！有一件事情，很早就想問你了，可是因爲忙，耽擱下來……

婉什麼事？老伯。

何（將李林二人掃了一眼）講起來，這事情跟我沒有相干，不過，我覺得，事情

太不公平，加上，我跟你們老太爺（對婉）也算得是很相知的朋友，所以，我想——（抽煙）

婉（凝視着他）……

何（突如的）大小姐，我老頭兒不講客氣話，別見怪，你們現在的生活，似乎很困難，對麼？

婉（不明其意）嗯，可是……

何（用手擋住她的話）那麼我就不明白，你明明在銀行裏存着幾十萬塊錢，爲什麼不拿來用。

婉什麼？

何慢！我先問你，你老太爺在的時候，沒有跟老二分過家吧？

婉分家？（想了一想）沒有啊。

何對了，問題就在這上面。八一三那一年，你們老爹死的時候，老二沒有跟你談過身前身後的事麼？

婉沒有啊，爲什麼？

何（一步緊似一步）你們到了上海之後，在老二家裏住了一年，這中間沒有什麼經濟上的來往麼？

婉（有點奇怪）沒有呀，你問這些……

何（攔住她）那麼，我告訴你，根據中華民國民法的繼承法，你有權要求和老二分家，承繼你老爹的遺產。

婉遺產？祖上遺產，本來不很多，而且……

何不，不僅祖上的遺產，他霸佔了這些遺產，不跟你們分家，事實上已經構成……了……

孟（搶着說）不，何老伯，我們儘管窮，可不稀罕她祖上的遺產，這樣的話，講出來就使人難受。

何嘿嘿嘿，（舉起拇指來）好，青年人有志氣，不要遺產，自個兒打天下，這是一等一的男子漢，但是，你且聽我把話講完。你知道他霸佔了這些錢，在做什麼事？

婉投機，發國難財啊……

何（自問自答）對啦，屯積，居奇，這幾天物價像飛一樣漲得快，是那些人在作怪？現在市面上，差不多沒有米了，紗花，一天之間漲上幾百塊，真的沒有貨麼？是有的！老二手裏，據我知道，三天之前，還吃進了三千五百包！打仗啊，統制啊，發搬運證啊，大家聽了傷心，可是屯戶卻在暗中叫好！沒有這種

事情，他們就不能造謠生事，混水撈魚，你以為（向孟平）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可以讓他們逍遙自在，可以讓他們愈做愈大麼？

婉 可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何 當然，對於整個的投機買賣，屯積居奇，你們沒有辦法可以制止，但是最少有一個，趙老二，你們的叔父，你們可以用應有的權利，制裁他，不讓他繼續作惡，繼續害人。

孟 （不願聽，踱着）

婉 那用什麼方法呀？

何 對啦！現在可以講到制裁他的方法了。他做這種不正當買賣的錢那兒來的？

（着力）有一半，是你們的，換句話，他做的那些歹事，你們參加了一半。

婉 （笑着）那不對。何老伯，你不知道底細，老爹死的時候，雖則鼎豐還開着，但是不賺錢，據說，還虧欠了別人不少。

何 據說？誰說的？

婉 老爹死的時候，孀孀每天淌着眼淚，跟我發愁，說老爹非但沒有產業留下來，還在外面虧空了兩三萬……

何 （不等她說完）哈哈……想不到在學校裏念過書的小姐們會傻到這樣的田

地；她這樣說，你相信麼？（等她回答）噫！要是他沒有本錢，你們祖老爺傳給他的是一筆債，他用什麼來投機？用什麼來屯米？告訴你，這是你那位刁鑽古怪的嬸嬸故意演給你看的苦肉計，不是這樣做，你們會相信老爹沒有遺產麼？

婉（一面照管着孩子）我根本就沒有想到。

孟何老伯，對不起，對於這些問題……

婉（搶着說）那也不對吧，即使有一點，數目也不會多，方才你不是說，他已經有了幾十萬麼？那末即使跟他去辦交涉，破了臉，弄得頭破血流，要他從老爹的遺產裏面分出一部份來，那，對於他，還不是九牛一毛，沒有關係；況且，這樣的事……

何（攔住他）慢慢，等一等，你，在學校裏唸的是什麼，啊！對了，你是學美術的藝術家，難怪，你不懂得法律，繼承法，你（指婉貞）不僅可以繼承你祖父原有的財產，而且，以你祖父的財產為資本，而經營獲得的贏利，你也有權分得一份，所以，趙老二現有的財產，就是現在他拿來屯積作惡的資本，你最少可以分得他的一半。

婉（暗暗納罕）那麼這就是說，要是他現在有一百萬財產，我們可以要分他的一

半？

何（點頭）不錯，五十萬。

婉（不相信地笑着）能辦到麼？

何祇要你有決心。

婉（依舊笑着）嚨，了不起！

何你以為我老頭兒吃了飯沒有事，來跟你們開玩笑麼？

婉可是——

孟（同身來攔住婉真的話）不，不，我總覺得，一則事情並不這樣簡單，鬧出來給人笑話，二則雖則我們在上海住了幾年，可還沒有同化到爲了金錢，不擇手段……

何（站起來，）噯，密司脫林，對你們這兩位君子國裏的人，我的話也許不中聽，不過，譬如做買賣，總要講本錢和利益，你現在的資本是什麼？這筆生意，你不是一個本錢也不用化麼？成功了，一個窮小子——對不起，——變成一個大老闆，不成功，還不是一樣的過你們的日子，你怕什麼？怕折本麼？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你現在已經沒有可以折的本啦。

孟那倒不，第一，這樣的事情張揚出來，就是一件笑話，最少是沒有志氣，第

二……

何 第二是什麼？

孟 （望了一眼他的妻，述懷似的）我們不希望享福，要了這許多錢……

何 （故作意外的表情）嚶，太妙了，你怕錢多了沒法用麼？（乾笑着）這叫做，天下事，無巧不成書，刁鑽古怪的趙老二夫婦，偏偏有了你們這麼一對忠厚到使人不相信的姪小姐，和姑少爺，（舉首四望，看到了方才一直以非常有興趣的姿勢凝視他們談話的李彥雲）嘿，密司脫李，你看，怪麼？在這年頭兒怕錢多了沒有用？（對李）你說，這事情應該怎麼辦？爲什麼，你一句話也不講？

彥 （笑着）我正在研究！

何 研究？研究什麼？

彥 研究一個窮人突然的知道了可以發財的那一瞬間的心理變化！

婉 （薄怒）李，又開玩笑，這事情你以爲？

何 （指着）對啦！密司脫李，你以前不是做過難民救濟工作麼？要是錢太多了沒處用，不會捐給難民救濟會麼？

彥 那當然，有人捐錢，總是歡迎的，可是我也有點兒怕。

婉 怕什麼？

彦 怕這兩位好人一旦有了錢，又會躲進小圈子裏面。

何 (不懂) 什麼？

婉 (想了一想) 我倒不是爲了貪錢，祇是我討厭，……不，我恨那些在這亂哄哄的時候趁火打劫的人，(淺笑) 要是真的能辦到，大圈子一下，把錢拿出來做社會事業……

何 那麼主意打定了？

婉 有把握麼？要是真的幹起來。(孟平斜睇了她一眼)

何 (決斷地) 當然，我一手替你包辦，祇要你信任我，(把椅子拖前一步) 關於趙老二的一切，一本賬全在我心裏，你老爹死下來的時候有多少錢，他怎樣把它獨吞下來，中間玩了些什麼花樣，最近怎樣的操縱囤積，造謠生事，我全知道。

孟 (還是不很起勁)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何 先禮後兵，先請個律師向他要求，他拒絕的時候，一方面和他對簿公堂，一方面把他操縱居奇，欺凌弱小的情形在報上發表出來，犯了衆怒，他就不能再在上海混了。

婉 (依舊是有點懷疑) 彥雲，你看這事情……

彥（不着邊際地笑了一笑）事情，未嘗不可以做，不過，（看了何晉芳一眼）我

看……

何（爲着攔阻他的話，搶着）這事情，本來不跟我相干，不過，一則爲了趙老二太欺人，獨霸財產，二則爲了要制裁一下吃窮人的奸商，使他不能作惡下去，（從袋裏摸出一份契約書來）這是一份委托律師的契約書，要是你願意的話，請你在這兒（指着）簽上一個名字，以後一切事情，拚着我沒有事情，可以替你代辦，要是你要顧全你叔叔跟姪女的感情，那麼（作撕契約狀）就此算數。

婉（再望了彥雲一眼）感情，那是不用提了，可是真的可以制裁他嗎？

何（傲然）有把握！（機不可失，摸出自來水筆遞給她）

婉（遲疑，看孟平，孟平坐在床上不語）真的這樣容易嗎？

何（逼着她）那麼，簽啦。……

婉（拿起筆，再看了看孟平和彥雲，將信將疑地簽了個字）

彥（站起來，正要發言，看見她已簽了，把話嚥下）

何（目的已達，收起來，站起）好，（和她握手）一切都在我身上，趕快辦，我得走了，再見，（得意忘形）嘿，趙老二，看你能威風到什麼時候？（蹣跚而去）

〔沈默。〕

婉 孟平。

孟 (擡頭) 唔？

婉 (一半是解嘲) 好像在做戲。(一頓) 天下有這樣的事嗎？(看他們兩個無

言，爲了提起他們的興趣) 滾，要是真的得了錢，彥雲，把大部份交給你，去做公共事業，(又空想了) 留下一小部份來，咱們開一家小鋪子，譬如，賣一點文具，對啦，孟平，賣一點洋畫材料，好嗎？(笑) 你做經理，我給你管賬……

孟 (微哂不答)

彥 (一大半爲了憐憫) 婉貞，太天真，將來會失望的。……

孟 (好容易找到了話題) 對了，我看何晉芳的態度，裏面一定有陰謀。

彥 有陰謀是一，即使一切如他所講，你以爲，經過這些人的手，還會有錢到你們的手裏嗎？

婉 (動搖) 那麼，……你方才……

彥 這些人見了錢，正像馬蝗見了血，即使趙老二拿出錢來，一經他們的手，什麼也完了。

婉（有愠色）那你方才爲什麼不講話啊？

彥（停了一停）第一，讓何晉芳去跟趙老二搗蛋，我並不反對，第二，假如失敗了，經歷些這樣的事，對於你們也不失爲一椿磨鍊。對嗎？孟平。

孟 我根本就不打算。

婉（幽怨）這樣的教訓和磨鍊，說起來，不是太殘忍嗎？

〔天漸暗，小兒醒哭，婉貞去抱嬰兒。〕

彥（打亮電燈）好啦，你們遭了賊，今晚上的紀念日，我來做東吧，我去買一點菜。（拿了帽子，下場）

〔孟平慢慢地走向婉貞身邊，兩人同時把目光集注在小兒身上。彥雲哼着的歌聲可聞。〕

——幕徐下——

第四幕

距第三幕約十日。五月中旬的一個上午。舞臺和第二幕同，趙宅廂房，但，現在已經是鼎豐的寫字間了，右手前面是一隻大寫字檯，檯上電話機兩具，新舊式賬簿，銅書架，硯臺，鐵絲籃等等，壁上已經沒有繪畫和相片，而是一些惡俗的絲織風景，鏡框，及「開張誌喜」之類的對條了，靠左門側，會客廳，茶几，及一只大沙發，整個情調已與二幕時不同，落寞而惡俗。

幕啓，女僕正在打掃，拉開窗帷，收拾桌上雜具，有點南風，太陽偶爾從黯雲中鑽出來，一會兒又很快地鑽進去，二三秒之後，朱謙成從外面推門進來，挾着一只皮包，啣着長煙嘴的香煙，穿着很海派的新西裝，已經是儼然闊少了。進門，將皮包在寫字檯上一拋，脫下春大衣，交給僕婦，一屁股坐在寫字檯前的旋轉椅上，重重地打了個伸欠，好像昨天晚上不會睡足，然後伸手去摸桌上的茶壺，發覺了未曾泡茶，用手指在桌上叩了兩下，僕婦拿了茶壺，無言地正要下場……

謙 喂，（用下巴望樓上一指）還沒起來？

婦 起來了，方才。

謙 （看了看手錶）爲什麼？

婦 (有所顧忌)爲了大小姐的那件事，吵了架。

(引起了興趣)誰跟誰？

婦 太太跟老爺啊。

謙 又是，爲什麼？

婦 太太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認個晦氣，譬如做好事，打發千把塊錢，算了，老爺不肯，說，這事情一定有人在搗鬼，偏不給。

謙 真的要打官司？

婦 聽這麼說，(搖頭嘆息)打起來，一定是大小姐輸的。

謙 嘿，那倒是好戲，不給錢，怎麼辦？

婦 (鬼鬼祟祟)我聽車夫長生說，昨天老爺爲這件事去找了他的「先生」，說，一個錢也不給，再來麻煩，就別想再住在上海。(下場)

謙 嘿，這叫做泰山頭上動土。……(再打了一個伸欠，電話響了，一手接過來，先點上了一支香煙，然後慢慢地)喂喂，是的，等一等。(拿拍紙簿和鉛筆，邊唸邊聽)喂，唸下去，是的，……唔，西貢一號六十五塊五，又陳 號六十六塊整，西貢頂二號六十三塊三，火絞二號六十三塊八，火絞陳二號六十四塊五，小絞二號六十三塊一，……(放下電話，深深地又是一個呼欠……)

〔趙福泉穿着一件深藍湖縐夾襖褲，手裏拿了一二份報紙，慢慢地登場，照例是那副怨天尤人的表情。〕

謙 先生，早。

福 〔聽若無聞，在沙發上坐下來，拿起水煙筒〕

〔僕婦端了一杯參湯和謙成的一壺茶上來，卽下。〕

謙 〔諂笑〕先生，今天的市面，好像……

福 別多說。（看報）

謙 〔沒趣地坐下去〕

〔趙太太登場，邊走邊說。〕

太 張媽，把那碗沒揀好的燕窩拿來。（張媽拿了燕窩出來。放在趙太太身邊的桌上，下。趙太太開始揀燕窩。電話響）

謙 〔拿起電話〕等一等，喂喂，是的，唔，慢一點，你講，慎記洋行……（另一電話響）等一等，〔放下，接另一電話〕喂，喂，是的，唔，慢，你講，慎記洋行賣出七百五十噸，原包七十三塊，唔，還有？香港船照舊開，唔，海防封鎖……怎麼？沒有封鎖？唔，三井到了一千噸，……還有，暹羅米開六十八，

六十八塊半，什麼，等一等。（用手按住了電話，對福泉）來路很旺，說看跌，（從新對電話）水路有沒有到？有，唔，（對福泉）放不放？

福（照例冷冰冰的）放？誰說？

謙說，謠言很多，六十八塊，看來是碰頂了，怕跌。

福你相信，謠言。（照舊吸煙）

謙（鬼鬼祟祟）不過，歐洲方面有了變化，似乎這樣謠言有點……

福（迸發一般）空頭想翻身，造的！鬼才相信，要破七十的關！

謙（無法）不放？（沒有回答）對了，捏過七十的關。（對電話）還有什麼？

唔，不放。到了七十的關再說。（掛上電話，另取一電話）唔，紅尖，多少？

頂上紅尖六十二塊三，普通五十八塊，溧陽白元五十九塊二，無錫白元五十

八……（聲浪漸低，但仍在唸記）

福（點了另一根火紙）哼，殺就要殺到底。

太（走過來，用手試了一下福泉沙發旁邊几上的一杯參湯）啊喲，你瞧，參湯冷

了！我給你去燙一燙。

福（不語，奪過來，一飲而盡）

太跟你說涼了！（對內）張媽！把老爺的早點搬出來！今天的市面……（正在這

個時候，有人叩門聲，趙太太站住，揭開窗帷帘來看了一看，面有吃驚之色，對福泉）癱子，何老四來了！

福（怒容，但又顯若干狼狽，站起來）該死的，說我不在！（走向內室去，但是何晉芳分明是做作的笑容滿面，梅芬扶着他，已經進來了）

何（一進門看見趙的背影，立刻）老二！（福泉站住）什麼，我來了，你就避開……哈哈……（好不容易拖着他那不聽話的腳進來）滾，坐下來，坐下來！（對趙太太）近來好麼？似乎你也發福了。嘿嘿。（福泉回身，無言地坐下）

太四爺！這樣早，請坐！（對梅芬很客氣地招呼）

何別客氣，別客氣！（用心地坐下，一面摸出雪茄煙來，一面）老二！見我來了就避開，這樣不漂亮啦！咱們自家兄弟，嘿，你現在鴻運當道，正是當令的時候，難道我這個晦氣人跟你談幾句話，就會把晦氣過給你麼？（做作的哄笑）

哈哈！

福我很忙。（冷冷地）

何當然，當然，在運氣頭上，一定是很忙的。（抽煙）不過——

〔張媽端了早點上場。〕

福（狠狠地）不要！拿進去！

太（接上去）四爺，你的瘋氣痛近來好一點麼？（收拾了桌上的燕窩之類）

何多謝，這毛病，大概是好不了的了，不過，承他的情，也不利害起來，所以

（一瞥）要來拜訪你們的時候，依舊可以勉強的……

太（強笑）那好極了！

何（望着福泉不安之色）老二！我看你很不願意我來打攪你的樣子，也許，你以爲我還在放空，所以恐怕我來偵察你的底細，你是，（突然停了話，望着梅芬——她是以一種好奇的眼光凝視着他們兩個談話的——命令似的口吻）到後面去，站着看什麼？（梅芬對趙妻強笑了一下，望後面走，趙妻一步三回頭地望着他們，也跟着進去）你放心！我已經割了！

福（冷冷的，但是尖利地看了一眼）割了，爲什麼？

何（直截痛快）輸了呀，嘿，輸得很澈底……這是力量的問題，多頭殺得太兇，抵不住了。

福（漸漸發生興趣）你能割麼？

何（反撥地）笑話，老二，你儘管交了運，可也別太瞧不起人啊！何晉芳，也見過世面，有點小名氣，這一點空頭都不能斬麼？

福（冷笑）能割，你割錯了！（望了謙成一眼）

何（攔住他）別多心，我的話裏面沒有作用！我剛知道，歐洲戰事變化，在眼前可以引起一個很大的風潮，（一頓）但是，這是力量的問題，頭寸不夠，頂不住了！

福（好容易從嘴邊露出一絲猶笑）太早了，恐怕你會後悔。今天的風浪很大。割了以後，就不必心驚肉跳。

何（短兵相接）但是也失掉了翻身的機會。

福（態度一變，非常卑屈地，把椅子拉前一步）對啦，今天到這兒來，就跟你商量翻身的問題。

何（面色陡變）你有面子，別談這些，我很忙。

福（也變了顏色）忙也得談一下，老二，我跟你不是沒有過來往，你的能夠有今天，我也曾替你盡過力量。

何（忽的站起來）哼，請你別講下去，爲了你的身分。譬如打牌，你跟我出過主意，我和出了三番，贏了錢，哼，見過大世面，愛漂亮，社會上有名望的人，肯伸出手來向贏家要彩錢麼？嘿，嘿嘿嘿。

福（勃然）老二！講話要有分寸！

何沒有分寸便怎麼樣？

何（冷然）沒有分寸就拐不來灣！

福（不審）我要拐灣？

何所以，順風的時候，別把篷扯得太足，要是船底裏有一個漏孔，那就危險。

福你說——

何我說，（悠然）最好把船身上仔細觀察一遍，要是有什麼漏孔，還得把篷收下來，請人幫忙。

福我要你幫忙？（凝神地輪動着眼睛，似乎恍然大悟，瘋狂似的）出去！（指着門）這兒沒有你坐的地方！

太（聽見了聲音，着急似的趕出來）啊啲！你們，像什麼的，四爺！別生氣，看我面上，改日再講吧。（暗示他出去）

何（相反地悠然自若，把身體望椅背一靠）哼！有勁，我倒要看一看。

福（虎的站起來）你以為我不會攆你出去麼？

何會呀，但是今天攆了出去，明天就請不回來。嘿嘿……

福咄！（正要趕過去的時候，趙太太把身體在兩個中間一隔）

太你，別生氣，有話好說，又不是初見面的朋友，（回頭來）四爺……

福（一把將其妻拉開）我早知道，這中間有鬼，我不相信，這兩個小子敢跟我搗

蛋！（趙妻聽到此才恍然警悟，帶有深刻的惡意地對晉芳看了一眼，坐下來，不再勸阻了，摸出薄荷錠來）可是，你主意打錯了！（一靜）你主意打錯了！（對其妻）婉貞要跟我打官司，是他主使的！

何（不等他說完，禁抑不住似的一陣哄笑）哈哈……（很快地笑聲煞住）原來，你搞錯了對象，你以為我要打你的主意？我何晉芳，嘿嘿，所以你方才講的話，就沒有來由！（半帶開玩笑，一半是顯示他的威嚴）老二！坐下來，讓我來告訴你。有人打你的主意，一點不錯，但是，算你運氣不壞，事情碰在我手裏，那位大律師正是我的好朋友，現在還可以拐灣，換句話說，事情要大要小，關鍵還在我的手裏。

「以手作勢。」

福（還有若干氣忿，慢慢地坐下來）要大，怎麼辦？

何要大？（悠然）那就讓你們去對簿公庭。

福（冷笑）你以為我怕？

何當然不怕，不過，（瞟了趙太太一眼）問題並不這樣簡單，這兩年來，你太辣手，別的不說，就在「執中社」裏面，吃了你的虧，欲得你而甘心的人，恐怕也不少，加上（着力）要是社會上知道了，（句）趙福泉（句）一個米蛀蟲

（句）欺凌孤寡，獨霸家產，而上公堂的時候，幾千雙帶着怨毒的眼睛，就可以將你看死，（再看了趙太太一眼）當然，我知道你身邊用了保鏢，身上帶了手槍，但是，犯了衆怒的時候……

福 你打算恐嚇？

何 祇有心裏有毛病的人才害怕。

太 （裝着假笑，攔住她丈夫）那麼，四爺，要小吶？

何 要小，那容易，第一要改變對我的態度，帶着敵意就不好商量，態度改變之後，對方我可以一手包辦，大事化小，化千把塊錢，打發他們走路。

太 可以麼？

何 當然啦，第一……

福 （又轉強硬，對其妻）誰要你多講！（對何）敲詐，要認清人頭。要大要小，由我自己做主！我沒有跟你談家事的必要。（作手勢）請走！

何 （猶笑）很好！（站起來）敬酒不吃，愛吃罰酒！家事，很好，讓你們直接交涉。……（向內室）梅芬！（假殷勤地對趙太太）再見！（梅芬出來，晉芳很快地和她做了一個眼色）給我叫車。（梅芬看了大家一眼，奔出）

（這時候，前一大段通話中不斷地接着電話的朱謙成好像很憂慮似的一手按住了聽筒，對

趙福泉。——

謙 先生！

福 什麼？

謙 很快，瀉，瀉得很快！

福 什麼，慢講。（何晉芳注意地聽）

謙 荷蘭京城（看一看桌上的記錄）海牙失守，荷蘭對德宣戰，比利時……

福 市面上有什麼反應？

謙 外股跌得很快，外匯轉鬆……

福 有人拋出？

謙 榮昌，鴻盛，同裕祥，都在拚命的拋。

福 （用手攔住他講話，凝思）

太 （着急地對福泉）怎麼樣？（福泉不理）謙成，電報怎麼說？

謙 說，美國要參戰，所以美金縮得很快，被帶着，外股標金，也就跌得很利害。

太 標金到了多少？

謙 此刻，金價六千五百七，比開盤跌了三百四十開外……

太 六千五百七？

福（看了晉芳一眼）慌什麼？（走過去拿起朱謙成手裏的記錄，細看）

何 唔，對，你講得對，割得太早了！（自語似的）今天的風浪很大……

太（對何）四爺，你看……

福（決斷地拿起電話來）喂，是我，唔，怎樣？紐約股票跌價，唔，美金有貶價的謠言……還有？榮昌吐得很利害，美金怎麼樣？破了二十的關，拋？誰說？

（大聲地）捏住！對，我叫你捏住！（放下聽筒）

太（着急地走到他身邊）怎麼辦，還捏住不放麼？

福（眼珠直視着一點，為着不使她的話，擾亂他的凝思，不轉眼地用手把她推開）

太（性急地）可是，這一次的數目不少呀！

何（冷冷地）老二！我看，你還是把篷放下來，暫時避一避風吧！

福 避風？你看我……

〔正在這個時候，梅芬以一種看熱鬧的心情，帶着婉貞孟平進來，一時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們身上。〕

婉（多少有一點緊張與不自然）叔叔嬸嬸，喔，何老伯！

孟（無言地向大家招呼）

太 (不自然的客套) 呀，大小姐，昨天還在提起你吶，小寶寶沒有帶來麼？

婉 嚶，托人照顧着，叔叔，(停一下) 很忙吧。

何 (抽着煙，以一種不懷好意的表情注視他們)

福 (憤然) 你還到我這兒來麼？哼，你很了得，居然請律師，跟叔叔打起官司來了。(一靜) 誰教你幹的？(斜睨着晉芳)

婉 那是，……叔叔，別動氣，請坐下來講吧……嬸嬸，你也請坐。因為，給叔叔寫了兩次信沒有回信，……本來，也不必提的，爲了上海生活程度太高……

福 (迸發似的) 生活程度高了就可以做强盜了麼？你打算敲詐？

孟 (耐不住了) 做强盜？講話請尊重一點。

福 (虎他) 你講什麼？(對婉貞) 你要我回你的信，先要認清，你信上寫了些什麼？

婉 信上？那寫得很清楚啊，老爺留下來的……

太 (搶上去) 啊喲，大小姐，一家的人，何必吶，別相信別人的話，接到你的信那一天，你叔叔氣得跳起來，說要前來找你講話，我勸住了他，真的，大小姐，要是有什麼用度，不好跟我講嗎？你嬸嬸沒有錢，但是祇要做得，總會替你幫忙的，聽了別人的話，一家人傷了和氣……就犯不着，(惡意地對何晉

芳）四爺，這話對麼？

何（笑着）對，你趙太太的話，當然……

福 老爹剩下來的錢？你知道，呸！剩下來的是債，還是錢？你弄清楚了沒有？弄清楚了沒有？

何（吹着煙，冷冷地）老二，你老太爺挨炸彈死了，可是知道你老太爺的人，可還沒有死盡吶！

太（似嘲似罵）喔，軍師出來了！四爺，你真是個諸葛亮！（笑容一斂，故意講給婉貞們聽）可是，四爺，不借錢給你，也不必這樣幹啊，真想不到，像你這樣愛面子的人，也會幹出這樣的事來。

福（趁着勢）我看你們窮，不跟你們算賬，你倒居然要分起家來，你爸爸死的前後，用了多少錢？這錢是那兒來的？

婉（接上去，比較有準備地）那時候大房跟二房沒有分家，用的錢是老爹的。

何（得意地）嘿嘿嘿。

謙（惶急有加）先生！

福（猛回頭來）什麼？

謙 同裕祥，鴻盛都倒了！市面——

福（攔住他的話，性急地回頭來對婉貞）有話跟我說，要錢用，隔天單獨來跟我說，此刻給我回去，仔細的想一想。

孟（準備走了）婉貞，別多講廢話，走吧。

婉叔叔，要是不解決，真的上了公堂，大家就不好看。……

福上公堂，很好，何老四，你去好好的給他們佈置，看誰利害？

何我？代他們佈置？你老頭子死的時候，我不是代你（着力）佈置過麼？不怕我

把這些話講出來……

僕婦（神色有異地上）有一位李先生……

彥（接着進來，對大家招呼，然後對婉貞）到你們府上去，一個人也不在，就找

到這兒來了。

福你是什麼人，來幹嗎？

彥（始終笑着，看了看大家的情形）不，趙先生，我是找孟平，報告他一個消

息，對了，這跟你先生也有關係，剛才從一位報館的朋友那兒知道了一段新

聞，跟你們有點關係，所以……（摸出一張稿紙來）上面說：「不義之財，必

有後患」，「米蛀蟲爭產涉訟」。這是新聞的標題，下面：「前在愛而近路四

五九號開設鼎豐號之安徽人趙燕蓀，於八一三當時在大世界遇炸斃命，遺有財

產五十餘萬，均爲次子趙福泉霸持獨佔，福泉以此造孽之資本，年來屯積居奇，贏利達百萬，而其兄之女趙婉貞反……

福 (面色驟變) 長生！長生！把這些流氓趕出去！(沒有回答) 長生！

僕 (上) 老爺，保鏢的剛才出去……有什麼事麼？(突的，趙太太出其不意地走到彥雲身邊，一手將稿子奪過去，原來是一張白紙)

彥 (笑) 嘿，對不起，新聞還在我肚子裏面。

福 (對謙成) 撥巡捕房，說，有強盜綁票，……造反啦！(奔向後面去) 長生！該死的。

謙 (舉起電話)

太 (把門拉開) 識相的出去，……別等到巡捕來了不好看，簡直不像個樣……

謙 (把電話拿到身邊的一瞬間) 先生！(手顫動)

福 什麼？

謙 (面色慘白，把聽筒遞給他)

福 喂，喂，是，什麼？金價到五千……六百……九十五……(全場除婉貞孟平外，顯然搖動) 美金退到十八塊二，唔……什麼，國際信託三十，上海銀公司三十三，揚子十八，業廣十二塊二……喂，米糧，唔，西貢一號五……十

四……你沒有割？什麼？太快，……我叫你捏住，捏……瑞昌，阜大，都宣告清算，……（無力地丟了電話，茫然）

謙 先生……

太 （帶着哭音）怎麼了？唔？

福 （擡頭來，面色灰白，自語似的低聲）我——叫——他——捏——住。

太 （急了）怎麼辦吶？怎麼辦……

「沈默如死去，二秒。

何 （打破沈默，衷心迸發出來的）哈哈哈哈哈……

福 （被他的笑聲引着，望着大家，好容易發出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聲音）

唏，唏，唏，（對晉芳）算給你看到了。

何 哈哈，（很快地把語尾煞住）想不到這樣快，今天，就在今天，哈哈……

福 （對婉貞）婉貞，你要分家？

婉 （啞然）

福 好，分吧！（癡笑）唏，唏，分吧！

太 （哭聲）福泉……你怎麼了？

福 等着，給你們分！（掛着慘笑，對大家望了一眼，躑躅地，夢遊似的，開門出

去)

太 福泉！(想跟出去，又轉念回頭來站住)

謙 (不知所措) 師母，怎麼辦？

太 四爺，你看，你看，怎麼辦？

何 問我？我？哈哈……(哄笑) 現在問我，已經遲了，船底的漏孔還沒有出毛

病，海上的風已經把船打翻了，……

太 那麼，四爺……

〔突如，樓上槍聲一響，繼之重物倒地之聲，一瞬間的沈默，接着趙太太歇斯德里的喊聲，瘋狂似的奔出。〕

〔全場仰望着，無言，接着謙成奔出，晉芳沈着面孔站起來。〕

何 (自問自答) 自殺？難道真的，就是這樣死了麼？

婉 (茫然) 死——了？

孟 (無意識地) 咱們走吧。

何 (有深意地對他們兩個望了一眼，扶着手杖向門口走去) 梅芬……(下場)

彥 走，你們……

梅 (從內室奔出來) 大小姐，……那……壞東西自己用手槍打死了……

僕婦 (面無人色地奔上，打電話) 喂，喂，寶隆……醫院……。

彥 (對婉貞) 嘿，財產，已經分不成了，怎麼辦？

梅 (對彥雲) 李先生，快，帶我走吧……

彥 你不等何老四？

梅 呸，還等他，(央求) 讓我跟你們走吧。

彥 (望着婉貞孟平)

婉 (脫口而出) 彥雲，那麼我們一起走吧。

孟 (眉間露開朗之色)

彥 一起走？能吃苦嗎？

婉 (若有感慨) 這個年代，不是大家應該吃點苦嗎？

彥 對了，人是都該吃一點苦，到別一個世界去經歷一下吧。

婉 (愉快地) 好，一起走，平！(欲走，回頭來看見梅芬正在翻謙成的抽斗，一

手拉了她便走)

——幕——

一九四〇，十二，五。

中華民國玖年貳月肆日

02年

購



國家圖書館



002577364

